



玄洲集信

序記說辨論傳書
對

跋誌通補附
銘文遺錄

16
2400
5



和
2400
分一介

玄洲文集卷之五目錄

序

贈慎童子序

贈湖伯尹靜春序

贈嶺伯序

送奇幕府序

送洪翼之序

送百源序

贈崔燕岐序

贈吳槐山序

贈吳驪州序

送金子中赴燕序

送友人赴燕序

送謝恩使詩序

贈回答副使序

送回答副使序

溪友楔冊序

白玉峰山水屏序



沙溪精舍序

北窻古玉詩序

晚省齋序

畸窩序

星巖精舍序

伴鷗亭序

肯構堂序

記

蜃樓記

山雨亭記

楓亭記

雙松堂記

用拙堂記

重修竹樹書院記

伊山書院興廢記

房氏書帖遺失記

月沙詩板後記

蜂衙記

鬼崙核記 二首

遊劍湖記

天王峰祈雨記

遊天磨聖居山記

說

伯夷死名說

大隱隱心說

舌織說

圍豚說

辯對

竹不如肉辯

玄夫對

論

四岳薦鮫論

無外論

傳

宋生傳

大夫松傳

湯婆傳

海上釣鯨客傳

書

嫦娥寄織女書

答李澤風書

跋

權石泉遊山錄跋

誌銘

林君習靜墓誌

慎佐郎墓誌

房公墓誌

奇聘君碑陰記

通文

淮陽鄉校通文

補遺

涵齋記

贈尹靜春序

德有吉有凶辨

張良請四皓書

兩先生往復書跋

玄洲文集卷之五目錄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 header row, containing the table of contents for Volume 5 of the Xuanzhou Collection.

玄洲集卷之十五

門人慎天珙 攷

序 二十三首

文集

贈慎童子序

天翊海翊 ○ 兩人下南時贈之

師之道有三而事師之道有三焉何則有句讀之師有文章之師有道義之師句讀之師通一卷一編者當之文章之師學問審博者當之道義之師才全德備者當之是以事句讀之師止於習服敬謹而已事道義之師猶事君也事父也用其誠無不至焉禮所謂事之如一者是耳若事文章之師之道則雖與事道義之師之道有間而唯其明我蒙也智我愚也才



玄洲集
我不才也如是則其爲愧服亦無所不用其極矣是故使其生致其誠就於學者師也使其師致其誠進其業者生也師與生之誠必交孚相感而後可以得師生之道矣然則爲師難生亦不易者若是其難誣如吾蔑蔑者其可忝是位辱是名而犯好爲之誅耶慎氏子兄弟十一歲而失所怙以母命走余爲學余旣哀其孤且蒙而又感其母訓之丁寧始以口讀用其誠而誨之生又用其誠而受之故徃來矻矻三四年間蒙啓而學稍進余又嘉其啓且進也由口讀勵以文章者又數年而其文若幾浩焉其學若幾邃焉

苟如是不已焉則幾乎向文章之方而不遠矣慎生勉乎哉雖然如吾蔑蔑者其可冒師名而責事師之道乎顧吾兩童子服母訓從我千里者今已六年而未敢以師位自居唯誘導訓迪之誠則猶慈父之護稚子者非爲爾童子顛蒙而然也唯是重母訓發於至誠而以至今日則自今至于成就樹立皆爾等用誠不息之秋而向所謂師生之道幾乎責其成矣苟能誠之又誠勉而加勉一日二日如有所得翻然自悟於心則事我以口讀之師亦宜事我以文章之師亦宜事我以道義之師亦宜又他日悟而益悟則不

玄洲集
曰道義之師亦宜不曰文章之師亦宜不曰口讀之師亦宜又曰道義文章之師而曰口讀之師亦宜在吾子自擇之今以亢寒寧覲遠舉於其別也不可
以無辭故終始言之慎生勉乎哉

贈湖南方伯尹靜春序

暉

我東之以富強文物繁華名中州聞外夷者蓋久以其有八路之委輸而湖南之利半之也夫湖之爲道地方幾至千里大小郡邑碁布而繡錯者五十餘區如羅如光如全府潭府南順之爲州物鉅地雄城峻野闢醇士艷女之所都會歌鍾笙竽管絃之所融冶

而南以橫海爲際故國漕由是而通駿良由是而攻以之壯軍旅而齒革皮幣竹箭之所資以之奉宗廟社稷而芟蓼摘柚苞茅稷稻之所貢則我國之有湖南不啻若中國之有江南也賴此而文物繁華二百有餘載而始剝於壬丁之亂再爛於癸甲之饑重困累瘁於守宰剝割之政竟至於凋瘵板蕩之極者非唯兵戎惡歲聚斂之者相乘豈觀風察俗任黜陟之責者匪人而有以致之耶於是我殿下祔禮纔畢咸與維新思所以蘇殘復古之術采廊廟之師錫而得我公焉公於是受命而按節登車而南驚簪士之擁

雕軒踔文馬填噓於南門外者不知其幾千而某之於我公有忝托孩童之舊則可無一言以相贈於歧路耶噫以公之文而倡學校明人倫則鄉修而井理矣變厖歸淳之道不在是歟以公之武而繕甲兵修城池則士銳而卒勇矣挫敵摧兇之策不在是歟以忠孝而敦俗則其俗無不淑矣以信義而威敵則其敵無不服矣語曰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又曰忠孝信義國之四維如是而國不能富強治不臻文物繁華則天之生我公畀是任欲將奚以哉雖然使他日居三公之位聞太平之基亦無非我公則豈使我公

久於南服徒責其富強文物繁華而止哉遂以詩系之曰

額額湖界疆逾千里島寇猝獒餘黎瘡剗暴夷踵
倥毒逋徵斃多州多縣日就凋憊良由疆伯不明
糜斥茲擢我公岳牧攸錫南口罷喁仰乳于母收
涕息顰笑謔攔戶奸遁蠹祛革餐慕潔公去勿遲
苦飢苦渴以哺以乳活我橫目公來勿遲有銓有
樞以提以握贊我洪猷公來公去是休是戚去兮
來兮勿遲而速

贈嶺南方伯序

湖嶺於國爲根基而嶺之大倍之非唯地右土瘠民
物之殷充也洋海左汨崇山四環竹箭橘柚皮革金
錫產焉名都鉅邑繡錯碁布於中而俗習純慤有新
羅赫居氏之遺風焉黌庠院校相望於境而莊脩守
道之士徃徃出焉有前修先哲之遺化焉茲所以爲
根爲基而國能爲國也雖然必須承宜觀察者得其
人然後乃可淳美其風化而鞏固其根基也余於新
按使之行也勉之以三款曰崇忠孝而右斯文茲非
振其頽波歟省浮費於夷館察姦壞機茲非繕其邊
圉歟發困賑飢急於星火非所以濟活流冗歟以之

而黜賊蠹而尚廉峭則其爲風化淳且美而其爲鞏
固根基得承宜觀察之責者不外是矣然則余之勉
按使之責者亦得其勉之之責耶吁其勉之哉

送奇幕府序

我殿下之鞏化越四十載北西二界以老胡頡頏事
飛狀踵聞國人大洶焉老者瞿而顰壯者趨而呶婦
人童子譖默而相藏若相負戴而竄者於是廷議以
羣策進曰日國之剝於夷也猝被獬突致七路迎刃
竹破以此瘡餘橫目驚彈孽落迄于今惴惴恇惑蓋
此賊雲翔於忽巢只欲吞類自肥而先敵預謀在我

今日則盍若蚤揀才略稱位者授以都體察之任務
要侯情以壞機牙之未動乎遂以左議政許公允其
掄於是老者罷輦而欣壯者息歎而躍婦人童子呀
口出賀曰許公帥矣我無走矣遂相與入其門若相
安堵而處者於是許公啓請從事三人俾贊經略而
修撰竒公亦在選中將以某月先帥啓行按視海西
是其衝 殿下之命而宣元帥之令者其舉不亦盛
乎於是老者壯者婦人童子又相疑曰惟吾修撰竒
公以明經邃學處我王論思之地我王之德公實亮
之我王之學公實廣之今其出矣王孰訪之俄又繼

而喜曰猗我從事竒公以其明而贊我相以其斷而
助我相文武以佐之勇智以資之鞭撻西戎在此一
麾而出征入輔王敵益壯則今此之行不其喜耶以
某亦在喜者之中遂作歌而歌曰

處帷之內王德之益從闔而外王氣之敵納敵蛇
蛇王沃 檄毫電霍虜寇破額乍出而入笳以
鼓隨汝不吾信將視麟圖

送洪翼之赴遂安郡序 瑞翼

吾友翼之讀書著文矻矻力科業幾四十載累舉而
累不中人皆以窮士目之余獨謂翼之之力科業非

以進取名利爲事特以榮奉大夫人爲心而孜孜不
倦者也其忠孝愷悌之聞於世者幾四十載天無報
施善人之理則已矣如有之則豈使翼之終於窮者
耶言未既翼之果中甲科特以先功躋通政俄又得
遂安郡郡介嶺海也滑甘豐饒於是乎出則其於榮
奉大夫人何如也其爲報施之理果然否乎吾與翼
之友素矣弱而失所怙恃長而益迤邐垂老而帶下
品與翼之相懸不啻若霄高而壤卑則余之無忠孝
愷悌之實於此可見而天之報施善不善之理益昭
昭矣雖然翼之方富於年苟能推忠孝愷悌之實而

益勉其所不及則天之報翼之豈特一邑而止哉於
其行也索余語甚急遂爲序以勉焉噫忠孝愷悌其
臨民之本歟

送朴百源赴端州序

孝誠

端於吾東爲名州最以其有白金珠碧琳珉也世之
責白金珠碧琳珉者皆走于端吾東之稱至貨必皆
曰端端之吏以此而誅也端之民以此而窮焉金珠
愈聚而民愈散將金珠一世而空一州爲端州者寧
散其民而聚金珠乎寧散金與珠而聚其民乎今朝
廷特以公爲端之意我知之矣以其忠而勸其民以

其孝而礪其民以廉介愷悌而保慈之則民將曰吾侯之寶非金珠也乃忠孝也吾侯之寶非琳琅也乃廉介愷悌也遂相與抵金於山投珠於淵莫不以忠孝廉介愷悌焉相率而昔之散之者於是乎聚昔之聚之者於是乎散非特端之民爲然也將隣比舉世莫不效而匹之寶忠孝而泥金珠其始自今稱吾東之忠孝廉介愷悌者必皆曰端州端州則端之名吾東不金珠而忠孝矣以金珠而易忠孝其不在於今日而抑忠孝廉介愷悌非吾友之事歟噫勉乎哉方有所悲不以詩而以序

贈崔燕岐序

吾於公之先大夫之詩有所感矣其韻清而高其格和而嚴其詞淡而華讀之使人興起藹然有感發懲創之端非得乎天而合於神者其能之乎信唐後之希音也嘗擊節歎曰清高者雅也和嚴者典也淡而華者質文稱也人之從是政者苟以孤竹公之得於詩者施之則其亦庶乎其近矣旣而人有以吾公之試於邑者告之曰不猛而民自戢非雅歟不糾而民自服非典歟旣莅而職辨旣去而民懷非質文稱者歟俄又以公之試度支者告之曰不務簡而不煩者

得乎雅者也不損下而致足則得乎典者也僭友吏胥服其公而稱其能則得乎文質而不相悖者也噫試諸縣而既如彼歷于邸而又如此斯可謂以先公之得於詩者施之者歟父作子述其崔氏之謂矣談未卒公又得茲縣於其行也索余語甚勤余謹應之曰公之理是邦更可以他求者哉試以公之試於縣者足矣試以公之試於郎者足矣今之爲政其如斯而已乎雖然先君子之鳴於詩若是其宏大則夫豈以一縣官一郎佐之政而足述其萬一也哉其或試之於通都大邑試之於方伯閫帥試之於三公之位而

而資一國之政然後方可謂唱和而酬酢矣噫崔子其亦勉乎哉

贈吳槐山序

蘇

發於中而著於外者莫敏乎政其中正則其政無不正其中不正則其政不得正然則吾於子之政無間然矣何者以其所正乎心者質諸所學之正則其發者無不正而政自舉矣今之所謂政者反是所發者非其正而以之程督刻酷又從而刑暴之幾何其民不散而邑不虛耶今槐之地有校焉有社焉有民人焉茲亦足以爲政也以其平素之蘊諸中而抱負者

發施而爲政其不在於此舉耶雖然損下益上之政亦非自我而有不得已者存焉則雖吾子之發於正於是乎殆而遂以其所得乎學者正之則雖不爲政而浩然賦歸是亦爲政也奚必爲政然後可謂爲政也哉

贈吳驪州序

翻

夫匠石之未試於大厦也不以耒耜礎杵之微而鄙其藝隨所遇而盡其能篙師之未航於洋海也不以舴艋桴筏之小而薄其技隨所御而盡其術及夫建高宮浮大艦然後斧斤繩墨剗厠之用各極其妙帆

檣衣初碇楫之備各奏其功於是乎知其匠石篙師之爲匠石篙師焉耳今吾子試臺府試郡邑試方面州牧之任者又奚異夫耒耜礎杵舴艋桴筏之小也異日躋樞極躡台鉉大試其經綸之手然後始稱其大才大才方其治咫尺之木游洲港之間也烏能知夫匠石之工篙師之功也哉余之忝君鄰素也少嘗從我游甚知君平生莫我爲最其文章才藝之稱特其文豹之一斑耳豈敢以不類者推引以爲誇諛也哉今且爲慈親急於便養辭近密而出牧畿州豈但未之色而舉之歟語曰蛟龍移窟宅於其在處而安

奉板輿携諸弟仰孝俯友而樂在其中則此非在處而安乎不以耒耜解艇之賤且小而發能者其不在於今日歟噫知君之所固有而勉匠石篙師之責焉抑不知時之或有早晚而天果欲平治否乎余方目構厦濟川也惜其行而有云焉耳

送金子中赴燕京序

時讓

余竊悲生乎今而不生乎古未覩夫唐虞三代文治之隆生乎夷而不生乎夏未覩夫禮樂文物威儀之盛蓋今之於古已矣無所企而及者夷之於夏則雖界植有限伊道里不隔男兒生世豈無遍游之路乎

此吾素所蓄積而努力取科第者非特爲功名事業地耳唯以銜命奉使爲榮而遂其志矣茲者友人金子中以其年之妙才之俊氣之倜儻而擢諸彥紆聖命特以副价聘賀陽至昂昂逐隊乎中朝之大庭彼千官萬國之環珮于大庭者得不見乎中之年之妙才之俊氣之倜儻而動目相驚耶以予中之年之妙才之俊氣之倜儻而歷遍山川之紆直都邑之宏敞城市開闔之兼匝宗廟朝廷禮樂文物威儀之洋洋乎瀾瀾乎而得不暢然自得乎心益廣其所倜儻者乎昔季札觀周而學益博子長遠游而文益奇今子

中之所傳而奇者豈獨下於數子耶噫子中之去是
邦也直取燕而北矣於其過舊燕也爲吊昭王之墓
曰使千載可作而築其臺者則今天下四海豈少如
樂君乎云爾則天下四海幸甚別子中不日而踵子
中而赴燕者是余同氣兄也方有鵠原遠別之懷茲
不暇盡言

送友人赴燕京序

宗廟朝廷禮樂之泯泯郁郁之盛市廛闐闐貨移之
繁都居壘堡烟臺斥侯之壯山川原隰田野之紆直
長城大漠之逶迤闕廓不勞探討而在行鞭指顧之

間則雖使傭隸厮役當之亦足以盪胸曠懷出平素
十倍况吾子之聰明英妙專對之才出等而絕夷者
哉以吾子之聰明英妙專對之才出等而絕夷者歷
闕廓而涉紆直闕其壯且繁而收取其泯泯郁郁之
盛者則豈特其聰明英妙專對之才出等絕夷而止
哉季子之所以博雅子長之所以奇壯其不在於此
舉而抑屈專對而爲副者特以職有秩耳若其應對
以詩書則不當以職之甲乙而後其先明矣於其使
乎之稱烏擇其真副也哉雖然此其不勉而中者非
吾所以勉子也唯其慎眠食戒虜梗寔今日親愛之

望而僕方抱鵠原之慟不遑我詩出歧終不以嘿嘿者重其索而不敢虛也是爲序

送謝恩使詩序

李弘甫

擁湛盧巨闕之銳者捨犀象之革而遇朽株則無以售其利誇騶裊騏驥之捷者背聊浪之野而涉闌闌則無以逞其才今公抱王霸經綸之志縮爪歛手殆數十餘年其所曆試于中外者特朽株與闌闌而今之銜命陳奏也有應對周旋事機之難究胡之獠於遼又不時則非特行者憂之並與其送之者之憂在所不已而某獨送之而不爲公憂非唯某之送之而

不爲公憂公亦怡然不以其行而爲憂者非以應對周旋爲易又不以究胡獠遼爲不足憂也蓋隨事機遇不虞莫不有是義則茲陳奏之舉亦一朽株闌闌之易易矣豈足以遂其利盡其才者歟若使遇其時展王霸經綸之策果如剗犀象越聊浪然後方可遂其利盡其才而知湛盧騏驥之爲利且才也此公之所以不憂於行而某亦不以公爲憂者歟

贈別回答副使朴公序

專對奉使之難莫甚於外國而外國之險絕不測亦莫甚於日本自前代奉使日本者殆不可勝數迄于

今見稱于日本著聲于對馬在麗朝唯圃隱先生在
我朝唯叅贊權公而今副价朴公非唯圃隱之裔實
乃叅贊之後也其介立刻厲不撓於外暴者素所蓄
積則一朝銜命專對獨不如叅贊而進退中節獨後
於圃隱歟能趾美前烈而揚乃祖之風踵其二而爲
三者其不在於今日歟噫兩朝三价皆出一家而班
班先後祖孫相望則風聲之遠流氣脉之相傳豈唯
水長而火久哉噫勉乎哉踵二祖以爲三並三節於
一家其不在於今日歟其不在於今日歟

送回答副使姜公序

弘重

吾友姜君任甫以回答副使赴日本其親舊皆危之
不惟親舊危之姜君之色亦不敷腴者以日本在東
洋渺茫之中也余獨不以其行爲危喜且慰曰日本
爲國雖在東洋渺茫之中侯長風而建大颿日踔千
里則不旬日而已登夫所屆矣竣事西還只在數月
之間而猶以爲危則今吾人之所共遊而忘返者獨
非無窮之大海乎其爲海也不甚汨也涉之似無難
也劇風有時而作則驚濤駭浪已連山而泊天矣雖
以舟人漁子之善於水者亦未免乎失色矧行商過
賈之足說哉猶尚携拖理楫不知所泊浮浮沉沉於

百年之內則其與子之安行利涉於東洋渺茫之中不數月而旋返者不亦懸遠乎哉終已不離夫濤波洶涌之中猶以東洋一帶海往返於數月之間爲危者惡知其安危夷險之分耶此吾之不以爲危而喜且慰者吾子其行矣

溪友冊序

歲在辛丑之六月初二會飲于白雲亭赴德晦招也酒將盡吾執卮于子溫席遂以語子溫曰世益末交道益不古蜜口而笑刀反眼而下石者皆是也然非逐逐爭名利于宦海則不至若是其甚唯面輸背笑

滄滄訾訾而止耳至若山林表薄之際雲石溪潭之間則固淨散閑曠所與狎者禽魚虫獸而已所與近者草木花竹而已故靈臺洞然隨境日廣體又隨廣而胖焉機巧之迹自然消去古之狎鷗馴鹿者是耳敬姜所謂處瘠土善心生者豈欺我哉今我與子俱枕一溪而住所相狎者非禽魚虫獸耶所相近者非草木花竹耶彼名也利也爵祿之紛紛者非枕槐可相接則吾與子之靈臺非隨境而廣者耶若然則吾與子何爭焉爭名耶爭利耶抑所爭者非席與隈耶如是而于于相往順順相來以至終吾生而倘佯則

斯交之道不期古而古矣朱陳黃綺不足稱也且疾病患難之相救婚喪水火之相濟固其不謀中一事而亦不可不相勉勵若以一月而再相會盃棗以娛或春秋大設一場以之投壺觀射如三代鄉飲酒之禮或聚米給民而長其子以拯活死亡無告亦君子勞心之一義也况道同則百世相感志合則千里命駕而吾子及諸賢沿溪水五里十里而居或騎牛策驢或携杖步履以相脩楔若蘭亭古事仍名之以溪友其於義可乎否乎子温於是擲盃握手而前喏口歎曰吾於吾子之言無間然矣左右齊應曰唯唯遂

成楔冊是爲序

白玉峰家藏小屏金司圍山水圖序

金司圍之聖於畫不啻若由夷之聖於清管晏之聖於霸孫吳之聖於兵秋與蒙之聖於奕射而已惟彼延壽之於人物虎頭之於山水聶之於龍幹之於馬坡之於竹成之於雨也咸莫非工於一偏而唯司圍之畫兼而無不工備而集大成其筆方所及人物也山水也馬牛禽魚蠢動之類草木花卉植物之族盈溢於中國遍滿於夷裔家珍人寶於天下者不可勝數其一點一畫無不曲極其妙而乃於白玉峰之小

屏尤費其精神巧合於天機其纖不滿一尺而人烟山水舟楫之像颯爽飛動分寸殊致而毫末千里則司圃之平生用力盡於是矣其以玉峰爲儕友而致其誠者則當世之與司圃交如玉峰者不少豈獨極其精力豈至於此乎蓋其意以爲詩與書與畫均是枝而異其致者也司圃之聖聖於畫而已玉峰之聖聖於詩與書則三分其枝而有其二者玉峰也豈以吾之有一而加諸彼之有二哉必須盡其工極其妙然後方與彼之二者合而爲三絕矣於是焉致其誠而篤之者歟若爾則玉峰之屏有其畫而無詩與書

不令並其枝而齊其名者抑何意歟蓋堯之讓天下於許由者屈其已而著許由之高也夫子之問禮於老子者謙其聖而彰老子之德也然則玉峰之不以詩與書於畫者屈已道而著其高歟謙已聖而彰其德歟然則微司圃之畫之聖則不知玉峰之詩與書之聖也微玉峰之不詩與書之爲聖則不知司圃之畫至於斯之聖也雖然知司圃之畫之聖與玉峰之詩與書之聖而言其妙者亦必與司圃玉峰之聖等然後方可謂知言之聖而不知言而言不止則其不爲知言之聖而終於妄言之歸明矣烏能知夫畫與

詩與書之聖不聖如何歟

沙溪精舍詩冊序

溪以沙爲名而舍以溪爲號溪非得沙而精者舍非借溪而勝也乃祖所構者舍也所扁於舍者名賢數詩而已君乃以至誠索一時之名詩以敞其舍名也於是乎溪若增其清舍若增其勝信乎肯堂之工不及述志之孝遠矣旣以其所敞者名于東冠于南也如此又必欲得吾說而益名抑恐疇昔之名于東冠于南者得吾說而磨滅矣雖然或有以至巧而磨滅至拙以名世則庸詎知得吾說而益名以傳於不朽

歟

北窻古玉詩序

世之論北窻者率舉其竒蹤異跡曰如是如是豈神仙中人歟論古玉者率舉其高風遐致曰如是如是豈道家者流歟由是言之仙與道流僅伯仲間耳余應之曰伯與仲俱仙也非一仙而一流則雖伯仲而非伯仲也論之者曰何據而知之乎曰以其詩而知之耳伯詩淡雅若無蹈襲而調格自高仲詩清和若無碍滯而聲律自高蓋俱入盛唐同音而異致者也何則清故淡和故雅調格者詩之體也聲律者詩之

玄洲集
用也體用俱高則無間然矣豈以調律之有異而疑其仙與流之有差乎余少時得拜古玉於友生家已老矣雖游於酒人翩翩好謔浪托詩酒以自晦者一見已薰其仙風矣今其表孫慕知縣亨後搜輯兩家詩若干篇方鋟梓欲壽其傳其姓姪鄭斯文斗卿吃吃索余語不已余曰伯仲兩先生之詩傳於世者止於是此特文豹之一斑耳以如是之風標雖混於一世具非有意於述作者豈以是規測其所工也雖然欲知兩先生之風標者就斯詩而究之則其亦庶乎有得矣然則詩雖小不其多矣乎鄭斯文然之於是

乎云

晚省齋序

子曾子聖門之魯者也而日所省至三而後得卒傳道樹業無窮矧後於此而非聖門之徒而魯於曾百倍者乎吾宗姪俱無師友之助而魯且怠殆四十餘年懼無以振而有得矣去年秋構一齋請額於余曰某之築此厥有志哉余卽以晚省號之踵而勉之曰今俱之齒少伯玉知非之年且五歲則吾所謂晚者庸知非太早而今吾之以省而勉之者又庸知非師友之助歟噫俱乎省乎哉苟能省而又省人一而已

百之人三而已累百之日而月月而年年而至於老
死則畢竟得乎已者何如而獨不能傳道樹業無窮
歟噫儻乎省乎哉曾何人也予何人也遂以省之一
字警省之而終以自省焉

畸窩序

畸窩窩者以吾子之道之窮人不容而窩容之也然
則窩未嘗變乎常而子之道不常以今日之窮而畸
者變而達施達施而人又國康則窩之變其額必不
常於是焉不曰畸而曰顯可也曰達曰濟曰平治亦
可烏其額之有常而又必其曰顯曰濟曰平治而可

也哉雖然畸者奇也非唯窩之枿枿之離奇以其巖
洞烟霞水石之奇足以及之則子之道雖變乎畸而
窩未嘗變其畸及不曰顯不曰濟不曰平治而終始
守一畸亦可唯其額之變不變在吾子自擇之耳

星巖精舍序

有知臺之高者有知人之高者知臺之高者非謂地
勢之高也知人之高者非謂世代之高耳世之稱是
邑者必皆曰龜臺龜臺臺之聞於世蓋久余嘗聞而
序之矣自得茲郡竊自以賞是臺為幸既數日徃拜
閣下於龜臺臺之勝果然然而猶未稱夫閣下之高也

益信世之知臺而不知人也後數日又拜閣下於星巖然後始知龜臺之外又有加一層而世之知龜臺不知星巖者亦如今之知臺而不知人也人固難知知臺亦未易也如是夫何則穹林遠谷人跡不及而遺其勝槩者非靈異也近邑郭當村蹊車輿步騎朝過而夕視自檀君迄于今幾千萬年未聞有一人之得而閣下一過而便得之天其或者潛藏嘿秘於幾千萬年埃閣下之出而發之者歟此所以迷璞於礫失珠於沙也聖人之於人非有異也得其位行其道然後方知其爲聖人則近邑郭當村蹊人日過而不

知視之爲尋常者庸知其大異於常而遇與不遇之有數歟以巖名舍者以其舍之時于巖也以星稱巖者以其巖之有七星也背山面水而檻半於池池從石溝而溝源於石竇旱之而不竭水之而不積其亦異哉若其白沙之平鋪翠巖之錯列長橋高樹之幻景於遠邇比如構精舍而丹雘斫楠之美花卉松石之奇無不具焉則朝暮陰晴之候四序炎涼之態非所盡言而抑不可以言語文字形容其萬一則茲足以比龜臺加一層稱閣下之高而如某者亦可謂知臺而不可謂不知人也夫是爲記

伴鷗亭序

鷗善閱人其所閱人之閱鷗如鷗之閱人閱其外則人而閱其心之無機與鷗無別然後鷗始狎焉列氏之稱漢陰是耳今吾子額其亭曰伴鷗則子之無機之心於是乎著矣不以世之榮辱為心處江湖游其亭日與狎者鷗而已鷗之日與徒者子而已則子非鷗之徒而鷗非子之伴耶方其相狎而相忘也子之視鷗也非鷗也乃人也鷗之視子也非子也乃鷗也昔莊周之夢為蝶也覺而不知周之夢與蝶之夢今子之伴鷗也抑不知鷗為子耶子為鷗耶鷗之伴子

耶子之伴鷗耶古所謂入鷗不亂者其子之謂歟雖然吾子無機之心或有時而變則鷗之日來者遂日去而不來子雖欲伴鷗而鷗不為子伴矣然則非唯鷗絕子而已吾於是亦絕子之交矣吾子其無悔

肯構堂序

入其堂見其額足以知其人之所志矣或以其所目或以其所耳或以其所寓於懷者故其為額也不一今是堂之為額也非所目也非所耳也唯其所寓於懷者繼先志而述先事也蓋相方視地而創是堂者公之先公也坐是堂望是景為溪山風月之王者亦

公之先公而先公既已沒矣邑剝於亂而堂夷於兵
火矣使是堂爲蓬蒿荆棘之墟者凡幾年而公之慕
先公也久而彌篤又構是堂於堂之墟其枅桷棟宇
之高低窻權庭砌之濶狹猶夫前也公之坐是堂也
左眄右矚則山嵐峰翠烟霞雲霧之色四時寒暄陰
晴風月之候皆先公之所常目而寓興者非特人之
見公於是堂者如視先公焉耳公之處是堂觸是景
而慕先公愈久而不衰者爲如何哉父作子述而肯構
肯堂者公之謂矣斯其所以額是堂而使知公之構
堂之意者觀之則雖不見是額而已知其名之爲肯

構矣有其實而名從者其謂是歟其謂是歟
記

屋樓記

龍興元年夏四月甲子廣利王御于南海之法宮陽
侯河伯海若馬銜之國參軍臣龜主簿臣鼈曰鯨曰
鯤曰鱣曰鮪魴鯉鱮鰻之屬莫不奔走而來王王旣
受羣臣朝顧謂左右曰予之有海宇若是其大也而
所處卑隘無可以望氛而出治者疇若予采而構是
樓哉於是四瀆咸薦曰有屋在下厥惟工哉王曰俞
咨汝屨惟汝諧屨乃拜手稽首唯唯而出俄而工告

訖功虹其梁也暈其薨也排虛者彤柱也點波者粉
礎也飛空者榮也出雲者雷也如霞者構櫺也如霧
者楮楔也畫於壁者丹青金碧之歲黹也列於庭者
珊瑚玉樹之青葱也珠簾以捲之者西山之雨侯透
也玉欄以凭之者東峰之月華近也飛織垂髻者長
姬之耍冶也輦金檐珠者大賈之售貨也馬騎者牛
牽者男而負者女而戴者行者息者度橋者倚門者
歌舞者笑語者喜者怒者有若啾啾者有若嘿嘿者
有若聚而散者有若往而復者如畫非畫如真非真
者殆千萬狀一日之內不可類識王乃望而訝之登

而異之曰土堦則過嗇瓊宮則過麗而侈儉莫不自
由靈臺則不日阿房則逾年而遲速咸歸役民孰若
吾屋不土不木不動衆役民而呼吸轉眄之間倏成
空中之樓若是其輪奐也哉蕭何之治未央子建之
起銅雀未足爲今日道則盍爲文以記吾之德與屋
之功哉於是水部郎中臣琴高謹拜跪以記

山雨亭記

雨以名亭則古也雨非山有曷以山爲夫雨之爲物
也陰陽之氣升降而潤之者也或驟或暴爲澍爲霖
者龍行之也蓋友風母雲泛空而下則山非有干於

雨者明矣然公之構茲亭也非唯眺望風景而已前臨大野所常勉者農功則農之所望者雨也雨之所由者雲而雲從山出則茲雨之祈祈非山而何屈子所謂山峻高而多雨非今之山雨耶於是湖風滿樓暮簾方捲春畦夏畝我稼如雲而與客細酌詹花夜落則亭之得名烏可已哉然則古之所喜者爲州刺史而爲民喜也名近而意露今之名亭不以喜而以山者言遠而意包惟其志喜則一也如使坡老登茲亭覽茲景聽茲雨於茲山則不曰喜而曰山如今日無疑矣茲其所以名亭者歟是爲記

楓亭記

亭之勝以楓而澗之爽以石也其源發於山腹勢遠而流淺不土而石石皆色蒼或窳或缺或溁滑或參差低昂紆曲者五六里至于亭而益竒若劒若齒若刀削若斧劓龍嵒嵯峨逐石狀而成瀑瀑高半丈瀉石崿而益激琤琮瀾瀾而停爲小潭潭底皆石而無一沙廣可六尺長可十尺深可半尺據亭而唾水清若空從潭作岸者左右皆巖而有突高者有低平者竦者俯者欹側而不頗者可坐可踞可枕可倚而無一不可者從潭而下落爲瀑者有四從潭東陟有兩

小池俱不滿一畝地高而水深幽蔭在焉池之外卽
村也從地復潭短松疎竹列而成陰潭之濬有石井
井有小矮松覆之傍潭而散影者小烏竹三數條瘦
而不脩從潭而上者澗面而立者小楓一樹不滿一
尺而葉甚丹又其上有小楓亦如之又有躑躅一叢
在瀑下從潭而西乃其臺而臺之行敞可坐數十人
楓枝幼蓼張傘偃蓋葉密不見天日臺有春栢二樹
臘梅二樹碧梧一樹臺傍有三級石砌砌在曲墻之
外墻之內卽其堂也當砌而秀者冬春栢四五樹木
蓮二樹梅一樹枝青四季石榴各一樹牧丹又一樹

枸杞數叢桃一樹竹十餘樹皆烏疎植而希挺從砌
而東有菊一叢菊後卽梧梧後有梧梧凡兩樹皆碧
色梧傍有大楓兩樹相樛蒼蔚亞亭楓而青紅楓下
卽壑而壑有長松高可百尺此乃亭之槩也實玉峰
之所卜而其子善鳴述志而肯堂主其堂者善鳴之
婿李上舍復吉也游而記者太守趙也其年月日癸
丑季秋初六夕也是爲記

雙松堂記

泉就窪爲池池四旁及底皆石而如鑿焉松兩株蓋
池所托根者皆石而石各人立焉池之勝以石而石

之奇以松也松之於此池可謂異矣公之構堂者以斯池也堂揭而難其額強名之曰友蓮以其池之蓮可相友也額雖成猶有未愜忽一日池之神夢公曰子難子之堂之額耶盍額之以雙松哉因忽不見省之則夢也即以神之所額者額之請余為記余受其夢而解之曰蓮雖可愛而有榮悴况非自出而由人種之歟斯之有此雙松非人力所及而又况以松之貞之至得石之堅之至以為樹立者耶以余究之雙松之衛斯堂非特公之志操而他日公之兩子學成而得所樹立如斯松之立斯石持節擁蓋達不變操

如斯松之得斯石者其不負神之賚矣神之夢公而額之其以此哉其以此哉是為記

用拙堂記

夫能焉之謂工不能焉之謂拙能用而不能者屏則拙固工之奴也雖然工者常勞拙者常逸勞之道似小人逸之道似君子小人之服役於君子固也庸詎知工為拙之奴而拙為工之君也哉何則莫工且勞者匠石陶冶而服役於宰相莫工且勞者萬物之生生而聽命於造化然則心勞而身逸者宰相也用勞而體逸者造化也又庸知至拙之為大工至勞之

謂大逸也哉然則公之所謂拙者不其大工而既已
養之於先公然後方且用之於我公是知巖之有舍
人有檢詳者又豈非以堂之拙爲宰相之逸而或天
先定其號以顯其跡歟雖然出而爲宰相不能退處
於堂則是徒用其拙而不能處拙也其所謂用特用
之於世而不用之於江湖也其魚鳥花卉風月之樂
亦不得以供拙也其所謂拙而逸者乃大工而勞於
心也明矣用拙名堂之義抑未知工耶拙耶然則夫
孰知至拙之爲至工至工之爲至拙也夫如是則雖
謂之用拙亦可雖謂之用工亦可吾於工拙乎何辨

焉是爲記

重修竹樹書院記

綾城靜菴先生書院

我東之偏且荒久得箕子人始人而箕子之沒二千
有餘年矣遺化幾盡索矣斯文幾盡熄矣天乃瞿然
眷顧遂生先生以振作之先生生而殉道自任方
中廟勵治之日以朝夕啓沃堯舜我君民爲已責而
奸孽傍伺構織罔極駭機一發禍網滔天竟竄于茲
土不數月而賜死嗚呼先生之被禍其先生之不幸
歟其一國一世之不幸歟非先生之不幸乃一國一
世之不幸非一國一世之不幸乃我東千萬世無窮

之不幸也始天之生先生如有意於我東而竟天之禍先生亦有意於我東生之者何意而禍之者何意歟蒼蒼乎昧昧乎而不可問而知者非天歟苟天之佑我東展之以其才享之以其年則所漸者益深所化者益遠矣其爲治化雖不逮於唐虞必不止於今日無疑而非唯不克施竟使不得年非唯不得年竟使不得其死則環我東數千里慕而悲者何限而竟謫于茲土竟沒于茲土則茲土之悲且慕又不啻一國之悲慕旣悲且慕而築斯院以享之則斯院之築非他州郡築院之可方非鄉先生歿而可祭者比直

與文宣之祀亘萬世而同血矣自 仁廟克述先志逮 宣廟而痛滌其冤斯院之創已有年紀而自火于丁酉之亂廂廡齋廬權創卑略無以肅祀妥靈者十五餘年任其蕪沒而不振暨我侯尹公燧臨民之初慨然以右文爲事思克重啟而未有遂余兄南平縣監趙公維韓面尹侯曰先生之院若是其陋側非吾與君之羞乎君爲倅而我爲鄰尚未克顯後者人謂公何人謂我何哉卽與通文道內構工繕修而南平實幹之於是旁州列邑無不向風委財以董其役而余之得靈邑也後不及豫於執事之列惟彼凡人

下士尚且悲慕先生况吾兄弟乃先生之姓孫而向學悲慕之誠又出尋常萬萬者乎以至倅之勤得南平幹而能助也不日而功訖蓋其背山面水而紆餘敞赤者先生之盛德遺澤瞻前而在後也榮桷研楣不侈不隘丹雘劇刻合規依度者先生之威容動靜無不中禮也尊彝壘勺邊荆簞簞各得其品者先生之遺教循序也濟濟多士循除鞠躬居常講習祀卽虔惕者先生之餘化感發也茲足以薰先生之德而沐先生之澤歟遵先生之教而襲先生之化歟雖然先生之靈如水在地無往而不屆則其感而興起者

豈獨茲院之十六而已豈獨茲土之民而已乎靈巖郡守趙某記萬曆四十一年八月日

伊山書院興廢記

退溪先生書院

伊山院長金止善屬余作記曰不記院之興廢之迹顧無以揭今而詔後盍爲籍以賁之哉余謹應之曰我東之爲名賢設院蓋久自圃隱以後以心學事功而設者不可盡數若其首出於諸儒大成於羣賢則二百年來唯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之院宜甲於我東而世之尊先生之道學仰先生之光輝者舉皆以陶山爲宗却不知伊山之趣勝陶山一倍夫所謂勝者

非謂湖山泉石之趣勝也陶山之設在先生既沒之後其遺澤不遠伊山之創自先生始而既躬自訓迪倡率提撕磨礪浸灌薰染作成者十有五年而後終奉先生而饗之其餘膏遺馥濡漬也蓋久其與陶山並視不啻若伯仲之差而已以余之魯鹵顛蒙其何以曠迹而顯實哉遂辭謝不獲謹叙其興廢終始而爲之言曰郡舊無院以先生之意郡守安公瑞始構焉自嶺以下莫不風唱而雲涌日以講劇相長先生記其事定其規又名其堂齋門諸額皆自書以與之其導率誘掖之誠至矣盡矣先生既沒郡守許公忠

吉與院長前叅判金公功始立祠宇而享之自是諸生益自感發相聚隸業而由其相非其址處非得地也卑湫洿下濕射水齧榱橈桷圯漫潰頽塌歲修月葺費鉅而功尠迨不可以未妥也於是搢紳父老率邑子而相勉遂以移築之意書告于方伯乃於甲寅之秋移卜于東距十五里地斯固陰陽之奧區高燥之爽塏也龍翔虎踞形互勢盤水之環繞也如帶山之控列也如袖前俯若當案後背若負嶠其根脉宗於鳳凰支於白日蓄精孕靈開闡斯丘天陶地甄而鬼秘之于以陰賚我儒而不慳俾鞏斯院而新之足

以見斯文之不喪而吾道之南矣所以舉境齊力不日而廟齋成也遂卜日移安而道內列邑之儒望風委集儼冠服而擁後者數百餘人暨邑中父老子弟無論老少貴賤咸萃畢會有若前叅判金公功有若前府尹吳公灃皆以大耄宿德首班而植其他朝列士林之林立者又不知其幾何余亦以忝廁於謁廟之列親望穆如之遺風嗚呼其盛哉翌年春明倫堂又成堂成而工告訖功蓋院之興廢而斯文之隆替係之則彬彬作興之美其不在於今日歟然則舊院之起在嘉靖戊午之秋先生倡而太守安創之也舊

祠之建在萬曆祭酉之冬多士慕而太守許成之也萬曆甲戌特賜扁額額以伊山者以其里卽山伊故因里名而別之也丁丑秋賜書冬又賜書己卯庚辰連賜書書凡十七帙也萬曆乙卯春始築新院院長前牧使成安義獨當構役畢修其齋廟以其年九月日始移奉安嘗與二三長老議諸院中日院雖改而道猶舊里雖殊而山有伊仍舊名而新之義無不可齊應曰唯遂以舊額仍之會成公有故以衆望差前都事朴善長爲院長將造明倫役未畢而免又以衆望差前都事金乃叅判公之子於余爲同年壯元是

畢造明倫而勸余作記者也父子俱為院長斯已難矣或先建祠宇於舊院或後畢講堂於新院公家之於斯院亦云勤矣自戊午迄于今五十有餘年志學慕道之士不為不多而遷延姑息未嘗光宅幸賴數子之力乃克有成焉一興一廢庸非數歟若其齋寮之潔肅堂甲之閱廓固塵世間所稀有難品題其一二至如饗祀之儀邊銅笠簷之品則朝家之秩禮彰然約條之詳溫講洒掃之節則先生之訓戒在焉吾何敢妄論揣稱以煩後來者之聽乎萬曆丙辰四月日郡守趙某謹記

房氏書貼遺失記

南中多名州名州多世家世家多經籍南原為名州最而房氏特為世家之尤故奇書異籍流播於人者多從房氏出余之逐於倭而落南也從房氏得一貼貼非古本又非刊而出者乃倪天使謙自書詩三十餘篇張天使寰自書文與詩五十餘篇國朝虞蘇齋自書詩與簡百餘篇白玉峰所書蘇齋詩又百餘篇集三詩四筆總二百八十餘篇為一卷倪之詩務雄渾長篇古詩如長江大河近體絕句如洪鍾鉦鼓筆務草聖而瀏瀏如蛇蛇結璠張之文與詩務精白清

嫩長詩短律如逸鳳孤鸞而筆勢婀娜如珊瑚碧樹
之交柯廬詩健倔語奇而字重筆畫如鐵鈎白書與
雅動逼鍾王茲三詩四筆實天下之至希而集爲一
貼於南州之一巷藏而爲寶於一人之家者何也蓋
房之先有與倪張兩价善之於價接之間者旣書以
贈之矣又有沙溪公與盧白相友也果得其詩與筆
而合焉於此益信房氏之先聞於華名於東而蹟房
氏者咸於是貼焉求之余欲廣其聞益其名爰是貼
而歸羅州丁酉之亂載之舟而避焉竟與賊遇盡室
俱陷而獨以赤身走免房氏之貼於是乎淪滅矣是

何至寶之難得而易失也余旣悲盡室之淪而益悲
四貼之沒者只爲房氏之架自此而無顏矣俄又悔
其悲而解之曰倪張之詩與筆旣已耀於華矣盧白
之詩與筆又已著於我東矣天其或者縱丹人而取
去使之遍傳於日本之東炫煥分布於扶桑折木之
間歟不然則泛浮於驚波駭濤之中掛罾於巖嶽島
嶼之側而流入於龍王河伯之國使之驚傳於幽冥
恍惚之際歟不然則颶風之所簸盪雷電之所取將
或墜於蓬壺三島之遠或昇於閭闔九天之高俾四
人者之詩與筆曠播於清都汗漫之外而益彰房氏

之爲之耶歟然則向所謂淪滅者庸知其益昭而其
與欲傳於吾東之一隅如光羅數州之間者不亦懸
遠乎哉然則其失也非失而乃大得也何則若使房
氏之後秘藏而不之發終不欲使人知其爲至寶則
已矣如欲曠播遠布而壽其傳於無窮則曷若失於
此而得於彼以傳於天地幽明高且深之不測使造
物者知有重寶於房氏而因趙某而得之耶於是記
其得失之終始一以解吾惑而重以慰房氏之憾焉

月沙相國詩板後記

余之出淮也月沙李相國抵書言曰淮有拙詩又有

諸公和章爲我和示而扁其壁則當忝帖卷云入淮
翌日卽取考相國詩與跋則云云又悉視所謂和章
則云云於是詰其顛末于邑人則果然吁其異哉昔
唐御史王仁裕入興元斗山館以片板題詩而去後
三年入蜀大面山巖真館則斗山所題詩板在焉王
怪甚問遠邇則二千餘里以其斗山之洞西通于青
城大面山巖真館之一井也詩板之出於井掛諸壁
卒與王氏遇可謂竒且怪矣然其洞穴之夷險脩直
有難測知隨其水力之所及而通焉則雖遠而或可
致矣方天之水准也大風雨而雷電之變化晦冥凡

三日夜漂山汨陵澤其邑而魚其人衝蓮松挾飛愁
驚法水突黃柄蹇楊跋狼而噴薄乎昭陽之口盪斗
渚劈月峽騰踔奮迅乎龍津廣陵之腰軼三江而迫
海門以臻夫棋島之草澤首尾上下摠一千二百餘
里矣噫公之詩板不屑沒於龜鼉鱸鮪蛟龍之窟不
掛胷於巖嶽島嶼木末石齒之間汎汎剌剌於高江
急湍之下而終不奔放於歸虛折木無窮之海必近
相國之所駐節而落焉煤太僕而歸相國竟返之于
淮之新館而掛焉地之相距也雖略有遠近之差三
年之內隱見得失之跡視王板洽同面尤竒然則知

茲詩之爲至寶忽奪之而去知至寶之爲終不可泯
而還與之者其誰歟其果陽侯龍伯水怪之所爲歟
抑非陽侯龍伯水怪之所能擅而天故使陽侯龍伯
水怪而爲之歟其未可知也雖然一奪一與而愈著
相國之跡一失一得而益彰淮州之名則當日之水
非特寵相國也乃所以寵淮邑也非災也明矣記之
而不足申以序而係之詩是曷足以扁諸壁而黍卷
末也哉

蜂衛記

蛭而飛者百族而蜂之類寔繁焉不可殫記而惟業

蜜者狎人可養余乃植簞于庭日目其所爲其始入也
有如君人者有如臣僭者有如士卒者又有如守閤伺
出入者又有如出戶謹侯望者於是日出則君發號臣
施令而董士卒作役焉其作役也出先者入先而不敢
後出後者入後而不敢先一出一入相繼不絕凡其花
蘂也香臭也瀋液也氤氳也無不銜拾而期合次至若
相符契或有後時乖限而不用命者則卽肆戶外而戮
之日方亭午則羣出百千若衙若市遂喧聒一場而罷
罷又次茅而入入而卽靜靜又出役如初焉日入則役
停而不出各營其窠吹嗟鼓

翼羣動薨薨以昏徹朝朝又如前日復一日迄春徂夏
而無不如初以致窠役幾畢蜜功幾成而忽一夕有一
蜂不知何自而來者其大如栗而色赤黃其聲如雷而
嘴劔利繞簞百匝而飛嗅蜜香入門者三而遂爲守閤
者所擠不得入此時已有以其急告者果有十餘徒出
門逆戰麀拒頡頏而死之又有數十徒力戰頡頏而死
之又有五六十徒逆戰而大蜂北而遁於是君臣也父
子也士卒之衆也莫不安堵如舊而朝昏衙市不變焉
噫恤衆御下力業成功非仁歟令行禁止次弟出入非
禮歟朝昏衙市不失其時一

往一來各以其期非信歟作窠以爲室化蜜以爲糧以之御寒卒歲非智歟恪守封疆敵至而死戰不以賊而遺君父非義歟人之有是五者尚能霸一世而王天下以享其令名於千億况虫而飛天麼而蠢蠢者乎人之有良性秉彝者尚不能修五者之一而蜂之么麼蠢蠢者乃能有其五耶世之衣食於其君而賊至不能死乃反臣於賊而賣其君者抑何人哉可以人而不如蜂乎余日其事而異之遂記之

崑崙核記

崑崙之外有山焉其高等也其廣齊也其延袤不異

也人之望之者如崑崙焉以爲山也近而視之則非山也乃核也怪而問諸一人曰此乃吾師食實之餘而實乃滄海之蟠桃八千歲而一熟者也吾師嘗歲取其一而食之既食而遺其核一二三四而積至此茲乃爲山之槩而吾師之所以後天不老者也世之不能百歲耄耄以爲期者朝菌乎豔雞乎其視此山之高何如也雖然世固不足哀核固不足榮也何則自其無窮無盡者而言之則朝菌耳豔雞耳亦已久矣核固不足多明矣所以記之者非樂誕而希久於核者聊欲斥其妄而飭世之求長年者是爲記

廣成子遊于西極之野望見一山焉隆嵩聳嶽與崑崙齊其高迤邐博敞與崑崙比其大無峰巒巖洞之峭無松檟林莽之茂不止而積不石而堅若木翳其左橙林聳其右信乎其瑰且異矣將欲登陟而望之途未半而忽遇三人焉就而問焉則其一曰吾乃友盤古而遠遊焉猶未嘗屆于是矣其一曰吾乃視滄海之億變而猶未嘗造乎是矣又其一者乃曰此乃吾師之所會之核而積而至于此者也桃之名曰洪又其名曰蟠乃在滄海之陽三千歲而一花之又三

又

千而子之又三千而熟之每一熟於萬年之內而吾師歲食其一以其核而擲之此核之積而比其大於崑崙者也言訖就而視之則果然於是廣成子拜乎三人者之後曰吾以久稱於世乃今見此核之如崑崙崑崙然後始知彭殤之不等而朝菌大楓之相懸也小年之不及大年吾其與三老之謂乎三人者忽不見遂異而記之

遊劍湖記

咸寧倅以忤上使下考余之治兼咸也承關文馳察仍邀咸宰于劍湖登舟而遊慰且餞之時淫潦旣霽

三洲集
湖水盛積泓澄滂泐浩若無涯渚卽以輕漿短棹任其所如舉酒相屬之際忽聞荷香溢于席上顧眄左右則翠蓋林立天葩峰出舟行其上礫然有聲而千竿萬葉偃而還直磨紅夏碧香泛爲風夷猶之際笛聲漸高夕陽已收山月正圓恍若乘槎銀漢遇太乙於蓮葉之上殷勤離別之懷到此而益恟怍矣恍乎忽乎其不可久留也遂惘然將散諸客願記其跡余應之曰他日塵埃中想茲遊而懷此別不啻若仙遊蓬島萬升月宮不分真贗于然疑問矣於是雖欲再遂不可易得籍令得之亦不可便會此人則雖無

茲記其可忘茲遊耶然不可以不忘而不記以孤左右之請故遂記之記不忘於不忘耳

天王峰祈雨同行記

中五月而盡六月舉郡境無一雨穀果幾盡枯損愁毒之氣感傷天和余懼政之悖而有召恒惴惴不寧遂禱于月出之九井翌日得小雨越數日又差負往禱于務安之駐龍渡及月出天王峰之普濟其得益少未潤數里以此稼愈枯而民愈怨余益震惕憾恐卽以月之晦日將再禱于月出天王峰之普濟期於必致時丈友松欄公適至也憂吾之憂民之憂而許

以偕禱其偕出城而南也松澗以輿取路余則馬五里而輿之登陟歷險寸進尺退僧皆汗蹶未百步而者擔至詰朝而稅九峰之新菴未上嶺而迎拜側路者化主僧一真也僅上嶺而裊緇儼拜者老丈僧靈彥也及寺門而被衲頂禮者石南高僧智憲也寺在天王之左普濟之下三面皆山而巖石林列彌勒立和尚坐佛跌而僧向者逐石狀而成質殆不可勝記其北則面天無際目盡其力雲霞之往來山與水之繡錯杳若架空浮若點虛而特呈培塿者錦城佛甲之遷迤也龍腰屈繞隱見曠野者會津之一曲竹浦

之半面也坐定即與執事諸生者禮禮畢而虔默作文執其文齋沐就寫者松澗公之代祝事之謹也夜四更偕輿上上而止祀所先事陳設者黃戩也終始執禮者李希榮也謁者文瓘引余而入遂鞠躬睚眦而進崔應峴爲奉爐而奉香左右者李沃也讀祝於左者松澗公之端拱也臚呼拜與者李暎之通謁也祭畢還憇九峰於是老僧智憲靈彥之徒即合掌告曰昨日吾太守之始到也天即雨夜未半而又雨祭畢而又雨雨雖少而三應焉豈吾太守之誠之至而有以致之歟余謹應之曰若以誠之淺深而致雨之

多少者則自到此得三雨皆不鳴瓦惟涓滴如霧露
豈余之誠之淺而山靈之所以報之者亦淺歟雖然
松磻公憂太守憂民之憂而屈已代祝益虔不懈之
誠若是其愷悌則豈終嘿於松磻而不答以霧霈之
深歟抑自今而待三日者非其文之語意歟僧於是
齊口對曰然吾太守之言是矣自今至于三日果如
其霧霈者則雖謂之報太守之誠可也雖謂之報松
磻之誠亦可也民之樂是霧霈也何擇於彼此哉遂
與松磻笑而同歸其年月日癸丑七月初一日也是
爲記

遊天磨聖居兩山記

權石洲評曰 equal 悍次潔深
得古雅之法

莫高且大物莫與並之謂天莫神且化與天比功之
謂聖天與聖莫尊乎天下而兩山者得爲號焉兩山
之與衆山別不待辨而明矣夫遊茲山者莫不由是
路覽茲山者莫不究是景而趣有多少興有淺深豈
非所樂者在我而不在彼在心而不在目乎以其樂
之如何而驗其人之如何則亦可謂知人也夫始來
也宿于雲居雲居古寺也法殿隆麗東西有兩室階
下有橫室又有別殿俱甚煥炳可觀由雲居西入僅
五里爰有朴澗而澗有上下焉蓋澗之勝壯天下而

魁四海則非一事一言可廢記而顯稱以彰其形勢也下淵則蒼壁翠崖劔刺刃割霞巖而霧裂墻登而屏立高可數百丈廣可數百步而瀑之垂政從磨嘴嘴之懸政當崖中飛射噴薄雷吼電激壯若天開而霞落雲霽而龍垂遂注而爲淵淵之廣僅數十丈滿而不溢停而不進其深不可測意者是之謂無底直達九泉之幽旁及四海之遠歟淵之外白沙淨石鋪列瀾漫翠松碧樹疎植蔭洞俯仰未旣而神爽骨瑩若與神仙者登清都而遊嬉焉上淵則疏石瀉澗澗若鏡柄遂窳而爲淵淵之廣袤逐石狀而圓方蓋其

圓如盤而平若削成中深如鉢外輪如磨又有石表正立鉢中而水循表若環凝湛綠淨鬼擘神蓄其深雖可測而鬼駭膽掉不可俯臨時有脫葉飄泛則鳥銜去而風擺出未嘗少留焉民遘水旱齊飭虔祈則無不響應其晴雨豈所謂神龍者巢其中而爲窟歟其盈科餘沫者於磨嘴注而爲瀑是其逞奇於下淵者也其傍詭巖怪崖錯峙而互踔脩松短楓蓋翠而傘紅於是洞壑之綺麗峰巒之繡彩咸凌亂倒影於其中坐未轉眄而毛骨已習習恍若羽化乘躋排寒門而望羣帝也昧乎栗乎具不可留矣卽捨淵冷澗

而上則巖石之旁挺側竦若怒若鬪者殆不可數而
如龜如羊如熊豹獅子者間之從石之高低而水有
淺深焉可坐可詵可撫摩倚睨者十步而得八九左
右從者未嘗以前途相迫則坐忘起忘步步忘其
前進於途矣深探僅五里有菴曰觀音小而古菴左
有窟甚奇峻名曰觀音窟窟之高廣可容十餘人坐
立而上下三面皆石也窟北有二佛趺跏趺面南皆鑿
石刻狀而石之精白如玉可珍劇之巧妙若神可怪
又有石羅漢八九列于左右而其壁多名賢手跡從
菴西僅數里有石曰太宗臺廣可坐百餘人面平如

塲而中有一竅乃龍旗所豎之跡前有大巖特踞若
虎夔瀨琮琤被石而瀉深爲潭而淺爲澗從臺俯臨
可斟流觴其清絕淨洒恰若丹丘積石之縹緲而景
致杳然難以模寫其萬一焉蓋高麗太宗好此石來
遊而石仍爲號焉探玩未竟有感慨興亡之懷殆不
可久居卽下臺覓路不數里有馬潭焉潭之奇可異
焉有大石鋪亘三四十步從高漸下危滑淇潤若塗
脂瀉膏立不定武而水由上經中而下仍噴注爲瀑
瀑高可八九丈落爲一潭深不可窺其爲雄特奇絕
與朴淵相伯仲無朴淵則如朴淵矣層巖危石羅列

三洲集
逞美於前後者不可殫論由潭而上僅數里有曰妓潭有石削成屏開障擁水瀾瀾循崖而下瀦爲深潭厚可一二丈嘗有美娥遊此石忽墮溺而死仍有是名云仿像之際要冷可念由潭而上僅數里有廣石平鋪傾而不危滑而不達可坐四五十人有淺瀨旁馮可飲可漱可濯澣而旁有老查倒臥當蹊鱗鬣奮張蜿蜒若古龍矯首起陸從石面未百步有菴曰大興清爽可愛由菴直上三四里有菴曰寂滅累磚築牆而磚軸縱橫爲畫列成梵字真言奇古可玩牆外有老檜直上雲霄高可數百尋而其大稱之非他山凡

木之可方焉其墻與檜蓋懶翁之所種築云其菴則亂後始重構特絕爽越甲於諸菴而佛殿則金碧眩熒照爛龍鱗移足靖步若蹋琉璃佛後一室靜比仙橢逍遙坐作之際斗覺塵慮烜滅有糜緇老禪擁經而眠此外無餘借矣菴有東臺臺之曠絕岌豁尤最登眺之快爽於飛仙其千峰萬壑之羅布於四方者若雲若霞若錦繡若螺髻人拱鳥戛獸訛禽息虎豹伏魚龍立者爭奇闕巧於一曠之間恍惚惘惘竟與神飄浩不可指點而挺起特出最於羣峰者東有開聖南有智藏仁達北有定光峰三岐齊立又有普善

峰峰下有菴是謂普善菴菴在半空杳不可尋由寂滅西升而下有曰知足菴茲菴之絕難以形容蓋其勢東背諸峰西臨大海升堂快瞰眼無所得唯有日車投穴金柱萬仞雲光海色變態無窮而已憑瞻俯眊迥若身升法天道貫佛心焉廣庭如砥巖臨無地而有文杏一樹高可百尋廣可百步圍可十包者衛砌護崖而立枝梢之間冷颼常瀏瀏不風而寒可謂爽矣佛宇金碧之玲瓏別殿階除之嵒嶮岌若神施鬼設而不可象直與寂滅相雌雄互甲乙而清曠高絕則過之峰之多少錯秀者不可盡載而東則曰知

足曰普賢北則曰彌勒南則曰鐵馬曰清冷曰松岳曰法主西則曰落月當案而筆尖只有一僧居焉蓋天磨之勢盡於茲矣翌日由菴東攀緣上上歷險惡透深奧艱難索路陟降半日林薄織密上不見天者十五里僅達玄化寺寺爲賊火所蕩而餘基蕪沒有一老僧重構一殿未克訖功而方鳩工擬踞前址者僧可謂沒量矣外有石龜負碑而伏乃前朝學士周仲所撰文也庭有石塔殘缺乃化主壽堅所樹植也由玄化東走五里石嶺巉屹倚天飛走之所隳墊聞其險岌使人白頭而擔突攀援蟻附蠅著翻汗眩眼

十步九顛踰時而始陟絕頂由頂直下以通于花藏寺寺蓋西域僧指空所創而歷兵火猶獨巍然可謂靈且壯矣法殿敞赤宏譎丹曠懿凜肅若上界儼若鬼神懍悸不可久立東有先王畫像所御容殿殿東又有羅漢殿西有僧堂廣可百餘間堂有指空法像又有諸睿壘置間列懸鐘一樓高爽特揭登臨四望眼盡其力由樓而下樞庭廣行騁睇益曠周覽未畢有僧跪進一函卽開鑛視之則有貝葉梵經旃檀瑞香皆產於西天而指空所手而置者信乎其奇且玄矣由寺從古道復還于玄化止宿翌日由玄化五里

許冒險觸崢躄跚踣躄塞眩狂有甚於花藏石嶺登陟未半怖慄愁悶進退狼狽者良久勇敢懸上爪鈎石齒膝行崖面寸進尺度之際歷望北聖居小菴菴在千峰半頂雲窻窈窕霧閣靜深彤柱粉礎隱映巖竇延頸一望彷彿仙庄焉辛勤盡日僅上一巖其名曰遮日迥拆天罅峯憑雲表舉頭揮手可捫星斗六合八垓無不洞臨蓋聖居之勢盡於茲矣緣巖西下僅五里有傾崖鋪地百餘步頑巖猛石錯分通波水聚崖口淺不悍流而無數落木沉積塞斷仍與諸僧手決而指疎以通其湍則水急瀉崖倒若建瓴而

紅葉之紛紛者逐波趁沫珠貫魚聯次茅懸溜而下
仍相與笑玩可謂無事中奇致也沿緣直下僅數里
有一大巖前方後銳狀若萬斛之舟陸沉于洞門儼
若天墮地出而鬼護神呵以閱終古焉方覺造物者
之所施爲愈出愈奇藏至巧於無窮無盡也歷舟巖
數里有老僧一人率諸僧十餘輩整服巾而立偵伺
而侯實皆所知面而所與返者實雲居其寺也噫始
焉未登乎山而宿于茲終焉既登乎山而宿于茲茲
可謂始終之門而本末之路矣其未始登也齋志嘿
禱澄慮肅虔寤寐之間髣髴與山靈相接於宵冥者

茲寺也其旣登而降也心與目營意與神謀灑灑與
山靈地祇浮遊於方內冷冷與仙翁釋子娛嬉於物
表者茲寺也然則所尊而慕者莫天與聖而自余之
遊覽茲山靈臺洞澈不隔聖人之霄而澹泊恬靜嘿
與天遊則余之觸於目而得乎心者非兩山之助歟
然則山之得是名非獨自別於衆山而亦有以勸勵
企及乎人哉人之由是路覽是山者古今何限而其
智襟之洒落清曠與山趣同味亦有如我者歟嗚呼
天與聖可法而學焉則從茲山返茲山探山之趣而
究山之名則其亦不遠矣從余遊者阿姪俱試二人

朴生兄弟二人牛峰少士崔某一人而前導指揮者
牛峰衙吏李希珠其人也終始肩余輿不怠者雲居
居法瓚其僧也曰大成曰持敬曰惠一曰信惠曰海
仁曰法行曰雙允曰能印曰智真曰信準實從焉是
年月日萬曆乙巳九月初七也是爲記

說四首

伯夷死名說

客有難余者曰一主一賓而名與實隨之故尚主而
黜賓者聖人之教也貴實而賤名者達士之論也彼
所謂伯夷者尚其主耶貴其實耶當紂之暴亂也以

八百不期之諸侯順天命而誅獨夫天地之所不容
神人之所大快也有氣有血噍噍之類莫不延頸而
宗周彼伯夷者乃獨何人而以不食其粟爲義登西
山餓且死而作其歌以悲之是其死也非所謂死於
名者耶黜其實而殉其名若是其章章而猶且冒義
士之名焉如伯夷者可謂殉名黜實者非歟余謹應
之曰客之難是也客之說然矣雖然賓主者二位也
名實者一物也豈以一物之同者貴其二位之異哉
客曰何謂其一物耶曰有其實者名固從之則名與
實特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何以明其然也堯與舜之

爲天下也有巍巍蕩蕩無爲以化之實故於是有魏
魏蕩蕩無爲以化之名焉禹湯也文武也暨周公與
孔子也有儉勤寅畏元聖將聖之實故於是有儉勤
寅畏元聖將聖之名焉然則謂堯舜死無爲之名可
乎謂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死儉勤寅畏元聖將聖
之名可乎然則伯夷之死於義而不死於名從可知
也噫伯夷之死如其義也而吾子強責之以死名
苟充子之說而責之不已則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聖皆死於名而背其實耶客所謂名吾所謂
實者庸知其實主又庸知其真偽哉客無以莊生之

名而亂我實可乎客笑而謝

大隱隱心說

名可隱而跡不可隱跡可隱而心不可隱大隱者何
以隱心歟惟被巢許卞武隱其名而名益高沮溺師
襄隱其跡而跡益著然則名固不可隱也跡固不可
隱也所謂隱者顯而已矣隱心不顯以爲大隱者抑
何人哉如或隱智若愚則以愚而顯隱巧若拙則以
拙而顯隱聖若狂則以狂而顯何則百里奚之居虞
也以愚而名大匠之縮手也以拙而名箕子之避世
也以狂而名是皆欲隱其心而名益顯人莫不知其

隱心是果隱心乎哉是果隱心而爲大隱乎哉必也
不知其智而愚不知其巧而拙不知其聖而狂也然
後方可謂隱心之大隱也若爾則不智不愚不巧不
拙不聖不狂生不知爲何人死不知爲何人者方可
謂隱心天下古今如此者何限而世不記史不書後
不能聞而知則何以知其隱與不隱哉苟充其類而
費之則服田力穡老死其鄉而人不知者庶乎近矣
氓之蚩蚩者皆可謂隱心乎故曰隱心者顯心者也
子曰吾無隱乎耳又曰危行言遜又曰其嘿足以容
若其無隱乎心而言益遜遜又不可則又從而嘿斯

可已矣是豈隱其心者哉夫龍之隱乎淵也隱其迹
而已變化雷雨之心則固未嘗隱也君子隱見非猶
龍乎然則隱心云者非隱心也乃欺心也焉有君子
而欺其心者乎

舌織說

織之爲業巧且勞有機有杼焉有絲麻紡績之具然
後紅女始乘而役焉手揚而足抑之以梭以襄爲布
爲帛爲羅紈錦繡而匹之功訖而剪裁焉以爲衣而
衣之其爲勞有若是而子安之織異乎是不機不杼
不手揚足抑晨夕之所掉早夜之所鼓准其舌之三

寸而布也帛也羅紈也錦繡也自衣體而有餘是何
所勞至約而所資至廣歟由此觀之士之工於織賢
於紅女遠矣雖然子安之勞專於舌猶有其跡而衣
食而已聖人之勞專於心經緯天地而天下四海萬
鍾之祿隨之衣食之微不足云爾余故曰手之工不
如舌之工舌之工不如心之工

圈豚說

畜於家者有六而豚亦與焉豚之性善用鼻劓土求
食而最喜不潔沙石之外無不啖嚼唯以弮腸爲務
其臍腹必彭亨滿溢而後偃地頽睡俄又遑遑如初

晝則咬園吻圃夜則窺瓮翻盤禁而不止且其性少
卻多進鈍退銳前必擇人之所不欲而爲之其爲憎
憤孰甚焉又力而勇脚短而走疾喙長而善突其所
觸也穴籬破障如貫札焉家僮鄰老厭苦而莫能制
余乃命奴人數輩穿室庭之西隅仍縛柵爲圈圈如
斗樣甚窄而牢遂羅其族而納之其始入也呼吼如
吹角鬧甚不忍聞者良久而豚之害即日祛於是家
少鄰里聚首相賀曰豚倘旣入圈吾屬可無患矣卽
綴其籬而焚其圃噫豚之知識機警倘在犬羊之間
則人之苦之豈若是而圈之牢固豈至此乎牛馬犬

羊雞物之至蠢者也而豚之冥頑不靈反居五者之下以致此禍哀哉昔饕餮養生而天下愁混沌在而天下苦以天下之愁苦必去此二者而後始安樂而遂其生人之無厭者尚不保如此况獸乎世之逐逐爭利不知罟罟之在前者盍視我園中也哉

辯一首

竹不如肉辨

或問于余曰孟嘉之對桓温有曰竹不如肉漸近之也漸近也者何謂也余應之曰夫五音六律出於性情而形容其聲氣者也何則有斯人則有斯氣有斯

氣則有斯聲有斯聲則有斯樂樂與禮皆備於已而有通有塞者物慾之蔽不蔽耳上古無不通者聖人者出然後慮後世之蔽也故始作律呂焉以爲樂器而傳之蓋金石絲竹之類是也曰然則何謂遠而何謂近歟曰金石與絲聽於手指而手指之動聽於聲氣聲氣之發聽於性情故其傳也益遠竹則異於是聽於聲氣而本於性情故其發也益近至於肉也以其聲氣聽於性情而已故其應也益近此所以絲不如竹竹不如肉遠與漸近之有別也由是觀之聞五絃之琴而不盡解愠者聽南風之歌則無不解矣彈

玄洲集
之不已加之咏嘆者其以此歟其以此歟或者拜手
謝曰颯颯乎至矣盡矣予之言孟嘉不如

對一首

玄夫對

歲庚子之春三月一日趙子改其號曰玄夫是夜有
一丈夫夢趙子而告之曰有其實而有其名固其宜
也今我玄衣玄巾袴襦鞞之色無不尚玄則自號
玄夫無愧於實故彼自外者有以玄夫呼則余卽應
之而不倦於是呼者應者莫不快足焉何則以其呼
以其名而名以其實故也吾子則不然衣白而爲山

人面白而爲書生且年幾四十無所成就頭之未白
者無多全觸諱忌昧冒訕謗痴之已白者不少雖名
之曰白夫可也今乃妄稱僭加逼余爲號使之混錯
其虛實此余之所以爲惑而不能無辨於左右者也
抑不知有其說乎趙子揖而與之座謹應之曰客之
言宜矣客之謂是矣然而客之知我者徒其一而失
於其二則敢不折其二而較其一以塞夫客之責耶
今世之人舉皆蒿目張喙明白是非而余則嚶嚶然
異於俗一彼此同好惡唯以玄虛無爲而以爲尚則
其志不幾玄乎今世之人舉皆翦拂搔洗粉飾媚悅

玄洲集
而余則昧昧焉處於野塵垢滿面而不知頽濯泥土
滿衣而不知污澣唯以玄靜無機以爲質則其體不
幾玄乎且負圖起河之世不可跂及則不營營於利
慾之境而藏六運氣以遠網擗之禍不亦宜乎與其
入廟而死孰若塗中之生乎寧以支休之役可易葉
上之巢哉然則體旣玄志又玄又得玄夫之道以爲
道號而稱之豈僭而妄乎以此推之吾非逼客客實
逼我者也客所謂玄者無乃尚白而吾所謂白者無
乃尚玄乎雖然客與我旣已玄矣則庸知其真僞庸
知其賓主又庸知其彼我之分乎客無以堅白之說

亂我玄可乎吾將玄而又玄默守吾太玄矣客笑而
謝曰玄夫乎玄夫乎夫之玄揚子不如遂覺而記其
說

論 二首

四岳薦鮌論

論曰四岳堯之冢宰也爲堯之所冢宰與堯治天下
非聖智則莫可而其使治水也止於薦鮌四岳之不
明歟抑堯之知人之難歟曰否其難云爾者非以爲
難而不能知人也乃其難其慎之意也豈以四岳之
賢而不知鮌之爲惡而薦之豈以堯之聖而不盡明

其爲惡終至於試可哉當堯之朝有拔茅暈征之頌
豈乏其人材如鮌之囂訟而終薦鮌用鮌而止哉蓋
堯之意以爲天之水天下已九年非一朝一夕之可
治蚕麻九野之功必須神聖儉勤之德而神聖儉勤
者唯禹而已此所以試鮌之才而責禹之功以蓋其
父愆而彰懋烈於天下萬世使舜得其傳如已之受
其傳也無疑矣何則彼鮌者才有餘而誠意不足績
九載而弗集終被殛于羽山以神禹之孝之至德之
大誠無所不極而唯以繼父志述父事拯濟其萬方
爲心者何所導而不導何所治而不治哉此堯之知

治導之功在十有六年之後非鮌之不成功則無以
激禹之成功故也四岳之薦鮌而不已者亦知堯之
知鮌之不成功而禹之果能成功也微堯則不知鮌
之不成功而禹之果能成功也微四岳則不知堯之
知鮌之不成功禹之果能成功而必薦鮌而不已也
此堯之所以有四岳而四岳之所以遇堯也何以明
其然也記曰上聖知天地之終始堯果非上聖而知
天地之終始者曾不知鮌之所以不成功禹之所以
能成功乎故曰四岳非薦鮌也乃薦禹也堯非用鮌
也乃用禹也

至大者無外之謂也以天地爲至大可乎哉曰惡惡可也哉夫天地有四方焉有八極焉有方有極者惡乎大之至也然則天地之外亦有大於天地者乎曰至大之大以無上爲上以無下爲下以無涯爲四方以無外爲八極者是乃至大之基而天地之鄉也夫天地之處是鄉也奚異夫一鳥卵之寄乎其間也然則一卵之外又有何物歟曰卵外有卵一而千萬其卵之衆如人焉又奚異人衆之處乎其間也曰然則卵之下有卵卵之上有卵立立矗矗直如其卵外有

無外論

卵之纍纍耶曰不然人上無人人下無人則卵上無卵卵下無卵之實可槩也耳是以無無氏之處于至大之鄉也視衆卵之混淪開闔于百易而不已又奚異夫造物者之觀化於其卵之內而自以爲無窮無盡無涯無極之大也然則一卵之中有日月星辰焉有山岳河海焉有草木昆蟲禽獸夷狄萬物之林林焉有王伯治亂興亡三教五常善惡是非焉是奚異夫瓮之雞磨之蟻而反自以爲小大規規焉喜怒之相謾相轢而殘之以至漸盡磨滅而後已吁其可悲也哉或乃矍然退曰微夫子之言何以知夫至大之

世也今而後乃知天地之至小而無外之至大也

傳四首

宋生傳

宋生希甲懷德人也年既十五六未有學鄉里視凡兒又益輕之忽奮曰士生世患無師不患學不立吾聞石洲權先生學博而行峻志潔而道高不以其皦皦章明者俯仰於溷濁托詩酒優游湖海以自晦匿者是可以爲吾師也卽日躡僑負笈徒步入江華踏其門而拜之石洲一見輒竒之遂授漢書始甚扞格若不能解者唯其聰銳絕等也朝進而曠益就不數

旬日誦數十篇無一字訛漏其徒十餘輩帖帖競後先人各殊學生常退坐默聽並記兼誦通條貫節習於其所自業者日試之無不然嘗構書齋躬執役不以爲怠劉堅運重常兼數人之力木工之所未及治者就而伐之剖剗之功與素攻者無別繕之鏝之不數日而功訖木工吐舌曰力藝俱絕不可及矣其與諸生處也日未出而讀書詰朝則汲水撥火以自爨與之共食旣食則臂擔帶鏹斫山負薪而返返而又讀爇松明繼其晷以之達夜諸生之懶且慢者無不激而恪勤久之石洲邁厲疫幾不起諸相與往來者

石洲集
絕不通生常夜坐不寐未雞而往止於舍外俟家人
出謹詰其如何晝又往治藥夕又往問寢夜分乃還
自書齋抵其舍幾十里一日之內三往三還如是者
凡四十餘日及其小間則羅雀捕魚日備其匙著而
生果繼其病幾死而甦又嘗絕糧切松葉和雪嚥之
其友聞之裹飯往食之曰何不以告曰不欲煩人耳
凡兩遭兄喪皆步走以葬之聞其疾則啼泣不食聞
其訃則設位號哭哀動鄰里鄰里老少涕出歎曰宋
生孝友出於天無不愛敬爲文以健倔不同俗爲務
所著詩往往逼古氣力所在石洲亦稱不及旣而讀

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等書慨然有求道之志不
復以瑰詞麗藻爲意砥礪刻苦益以成就爲期一日
如有不樂其夕寢得夢自寫形字於空圈幾數百圈
覺且夢輒如是者迨數日以此自卜其死然不以死
生撓其中其後病稍已辭歸其家旣歸而疾革走書
於其師石洲蓋其言不以已之疾痛爲念愈以其師
窮苦爲慮竟以其疾終非信道篤事之如一者而能
之乎嗚呼士之齋志就湮沒者古今何限而其所樹
立篤確亦有如宋生者乎假其年而充其業則聖賢
不難到而天於宋生旣生之而又天之天其有意乎

玄洲集
哉天其無意乎哉吁其可悲也夫倘所謂將來果且
可畏則後之如宋生者亦不少吾又何悲哉雖然籍
今宋生假其年充其業而世無知宋生之賢如今日
則雖使宋生猶生不過爲一窮士而止耳吾雖欲不
悲得乎然則其生也其死也俱可悲而無一不悲者
吾安得不爲宋生悲而抑吾之悲宋生其獨悲宋生
也歟

大夫松傳

大夫諱松少字木公以其質之木強也系出徂徠或
曰其先亦栢翳之後居山林以高尚見稱至秦時兄

弟五人俱隱居于秦山之陽始皇帝東巡而還猝遇
大風雨依五公而止息爲其所廕庇得免沾濕之患
遂大喜特以大夫爵之仍以有號焉大夫之於秦可
謂屈節者非耶如使大夫有知當秦之爲帝直與魯
連蹈東海而死矣卒不得辭祿逃世如商山之四老
桃源之主人如大夫者可謂貞乎否耶其後漢果滅
秦使蕭何治未央盡赤大夫之族而刃鉅焉大夫之
於秦名小屈而蒙大僇吁其可悲也夫
太史公曰余登太山其上尚有五大夫村五公之於
大夫非有所干而彼自外至則公何屈於秦哉雖與

孤竹二子讓國稱貞者小間不耻汚官其柳下惠之徒乎雖然子曰歲寒然後知其後凋其亦有所取哉

湯婆傳

湯婆銅山人也以聖王之裔世居臨汝之湯泉其兄孔方有功封白水大用於世唯婆也口小腹臄色醜質剛器甚淺而性甚溫於人無所不容每隆冬盛寒則吸沸熱體以媚於人知與不知邀輒往從雖帷薄床第之內不以褻押為嫌一見即開心見誠連被而臥手拍其肩而不為避足加其腹而不為怒唯以婉順弗拂為務於其所招不為冷熱態老少貴賤無所

取捨而唯命之趨磨肌戛骨而猶固其貞暗不欺心無愧無怍婦道忌佞而尤長於默人或不謹其獨而視若不見閉口不洩其體乍寒則不為小留雖遇三黜亦無愠色以此無不愛近其衛足之功煖脚之勞雖黃香之孝其親莫能及焉唯其顏不稱德而恬退自守也少不嫁老無子以煖求容只卜其夜而廢其三時寡居無徒竟為茶僮爨婢所轢蹙以漏瘡終於家婆可謂薄命也夫

太史公曰婆非以色事人者未嘗干人而有容人之量未嘗諂人而有悅人之才和而不流狎而不褻進

退唯其命如其貞如其義也世之粉飾狐媚事一人而二心者盍以婆爲鑑也哉

海上釣鰲客傳

客不知何許人也嘗聞古之漁者釣得大鮪焉以其釣釣之果得大鮪焉大而無可食者即捨其釣而去之聞古之任公者釣得大魚焉以其釣釣之果得大魚焉大而無可食者即捨其釣而去之聞古之太公者釣得王者以集鷹揚之功焉遂執其釣而歎曰如太公之釣者可謂善矣然風雲莫致王者不常有則吾寧捨是釣而大之以日月爲釣以虹蜺爲竿以天

子之無義宰相爲餌釣東海之巨鰲如龍伯焉以快吾志足矣遂以其釣造東海粹遇橫海之鯨僅以身免焉鰲竟不得釣誤提釣而死於水悲夫

太史公曰如客者可謂志大而才不充者歟鰲雖遇而其可釣乎鰲固不可釣則王者其可釣乎只足以儆宰相之心而終無所樹立客可謂大言無忌而無所成就者歟

書 二首

答李澤風書

卽承華牘滿紙辭意瀏瀏泔泔使人爽朗心目今世

豈有是哉老夫平生眼孔過高意謂斯世少邃博乃
今得足下天之眷斯文於我東豈偶然哉唯其珠璣
滿篋棄置於山藪寂寞之濱也無乃山魃水魅默訴
于上蒼瞰足下之無而急使回祿而取將耶雖然足
下齒未暮神血方壯刪三百著五千仙聖尚趁其末
年則其吐奇摘華輝映四海之日亦綽綽然有半百
自今以後須勿自珍其驪珠暗藏於深淵之一泓而
廣照其通都大邑之眼以樹千載之大聲區區老生
之望也所憾者滌廢鄙作近於孟浪竊爲足下不取
也今生之無半辭及於清稿者以足下之溢廢爲戒

同歸於不確之論故捨而嘿焉足下其知之耶數日
談討塵鄙豁祛陶陶之樂暫偷於夙夜之暇以爲浮
世之一幸天又戲之卽成弦矢而不欲使雙鳥啾啾
吁其可悒也耳方坐廳文簿囊滄非但壓公酬酢之
際手目不遑茲不得盡言端午日玄夫頓

令珍藁一卷奉閱一晝夜字核章詳心目俱勞竊
見藻思動盪撰法工密引之杳然無涯約之森然
可象豈惟當代作者有所退舍其傳爲不朽之光
又斷然矣植少不殖學長又多難未嘗端坐讀一
卷書其於詞令可知矣顧有區區微尚老而不衰

一班之窺心竊自喜頃來憂患聰明銷錮自知不能少進於是也盡肱少作得句語數千百數著意用工非今日怠廢散漫之比而較諸昨所呈覽數篇差免醜謬也仍閉之篋中自戊午至今日非有所迫則懶不能作自不滿意亦不復置冊但求經文數百卷輟耕之暇聊爾遮眼又作鈔笥可容數斗有所耳目心思輒書小紙投之合之亦可得一二卷庶幾村談雜劇不至覆瓿也不意回錄之災舉爲灰土使人勃然不能自釋仍竊念秦政以前柱下名山之藏非不多也其不隨火而免者獨經

傳諸子游者之說而厥後兵燹之慘代有之然舉不若秦火之以法也而考諸漢晉隋唐藝文所錄名目今之存者百不一二焉則知其卓然傑然者雖千百劫可有也泯然炯然者雖一二世可無也由其誦之者廣藏之者衆則固不能家搜而人滅也故植嘗謂有萬歲之文章六經是已有千歲之文章諸子是已有百歲之文章鳴於一代小家者流是已有十歲之文章作爲科制隨即變體者是已有一歲之文章隨意拾句蹇劣無傳如吾輩者是已况如所謂數千百首一二卷文字者又甚麼

眇拙塞不足當古人之一毛末則其不能使人傳之一歲必矣今以此身主藏而使所愛者護之一燼之餘更無餘本卽身沒之後可卜已雖使不爲今燼不過爲前來數十年照影自娛之資又奚足惜抑造物者哀其勞而悶其愚或使之蕩然無遺也歟卽植雖惜其自今悔是哉但念疇昔之夜辱令公一言之糜其於評騭若有相契一二者雖非其實亦不可不謂之知己也以令公之文章其傳於後世必在于百歲間無疑矣如蒙予之一語石珍藁所謂房氏書遺失記之類則植數十年勤苦

而未就者不若令公一舉手之光芒也是植所以勃然不釋者將必愉然自快小人腹而君子慮矣令公其無意哉植道力不固想妻少山中號咷之狀曉寢不寐呼燈作草忙亂不及改寫輒冒呈伏惟令裁不宣已未端陽李植再拜

附元書

擬嫦娥與織女書

側聞左右以紡績微過重被皇譴遽有生離異室之歎夫婦至情曷有極哉第牽君足下尚且無恙靈緣仙壽與天方畢則一年一日猶足萬古豈以會少別多憾皇恩之輕重戚戚嗟嗟有所怨尤於其間哉此

妾所以長哀極悲而羨左右之無窮也如妾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妾于帝藥坐犯危憲罪合萬死自分糜粉而鴻私曲全尚延縷息一殞之外更何望哉深居廣殿今幾星霜而瞻前顧後抱杵揮斧丹桂益繁朱顏益凋孀寡寡長逝無期地老天荒此生良苦是獨鬱邑而誰與語倘機杼之暇相會有路則庶拭淚迎懣和血吐辭而星宮月閣呵禁孔嚴相望落落只增脉脉憑蟾兔而寄言望鳥鵲之報喜區區所懷千萬不盡惟下女之留意焉

跋一首

權石泉遊山錄跋

以公之財之富得關東遊覽之富斯已難矣又其發於詞藻者若是其富麗天於公可謂篤其富矣有一於此亦足以言富况兼其三而並有者况不以多財而侈其心不以遠觀而大其眼不以工文而恃其才歟斯所以樹其業宏遠其器識以享其富益富也哉世之得一財一藝一偏之見而便自驕溢而取敗者盍以公爲鑑也哉

誌銘 四首

林君習靜墓誌銘

前君友非不多而皆面也後君友亦不少而皆面也
友不外于其中者唯吾君而君之滔滔已六載唯我
獨在則微君爲爲悲而誰爲悲哉悲乎尚忍叙君事
誌君墓以蓋幽而揭明哉君眉廣眼如星豐頰長身
善射御喫酒不量醉輒詼詼悉座無不驩洽忠孝友
愛實天出而義所在勇蹈忘已賁育不能遏壬辰之
亂君以白面迫於招起佐倡義使金千鎰雖以倡義
之強屈首信服秉忠繩義綱挈而目舉者皆其力也
時 王世子駐遂安君自江華奉書入朝留二日三
上章固請南下以樹中興之基卽拜司圍署別提遂

帶職還一日以微服徒步入京城於亂賊中跟舊舍
搜得其廟王背負以歸方倡義之東也君及尚州疾
篤昇歸其鄉後聞轟城之陷嘗飲泣恚曰男兒與人
起事彼死而此生哉以不得偕沒爲平生憾遂兩湖
盡磔爲鄉兵所推踵義提鈴奮然志在剴臍遂傳檄
奉疏疏上特除工曹佐郎倭橋之役環冠之師不數
見賊出皆靡君獨勒孤仰堅不爲動天將吐舌曰莫
強者進士軍也竟爲官軍所轢不得大集焉兵罷卽
除茂朱縣監居判年如有不樂棄去明年爲天將吳
宗道所奏起以接伴官至 卅州聞兄恂以江界府使

卒官號哭欲赴吳不許哭晝夜凡六日吳亦感而哭送明年以工曹佐郎除稷山縣監無何以公事抵京時朝議蹙牛溪先生甚君慨然曰牛溪儒所師而斥於時如此儒而不救其斥豈儒哉儒於是持君議抗疏當路者怒駁君君迹屈而志伸既又得文化以不能媚權貴被劾病城南未醫輿下南鄉竟以其病卒年四十八計傳遠近知與不知莫不驚恫曰義士死矣君性仁且毅親屬向學者必收誨之苟飢寒雖路人必賑貸如不及苟不禮雖壯姪大孫猶答責不饒褻衣大冠儼坐終日一室之內嚴若朝廷家小莫敢

仰視所處無不攝憚歸事必相戒曰某在此得無聞知嘗居海庄儲穀別時以周知舊婚喪之急聞李統制舜臣在鳴梁食少卽罄儲數百石以資曰有賊則有食而無食無賊則無食而有食聞者義之天將矣宗道一見許以死生曰某義士及還托其遺兒天將李義在順天亦托其愛妾曰知君誠信耳倡義使之子象伸臨死亦以書托其妻子君終始保持不爲怠嗚呼君之所嘗許與在一時何限而韓之齒少君下一歲才識不逮又萬萬相見卽許以心禮待不啻丈夫其舉義事要我察機無大小無不講劇忽一日詳

去君惜不得留追隨數日不忍別相視輒拭淚一軍
爲之感泣曰將軍之誠不獨忠孝友愛於交道亦然
每與我相遇則必相樂相別則必相悲方其悲樂而
不知其所以悲樂者凡幾度而一悲而更不樂悲夫
悲夫君志宏器鉅而不大施官止六秩力學工文而
又不第成進士又不壽而無子天於公所偏篤者孝
悌忠義志與器而所獨嗇者祿與壽與子耳所謂天
者其終可恃而不可謂不可恃乎否歟吁其可悲也
夫君姓林氏世居羅州之會津高麗判司宰寺事諱
庇是君始祖十三世而全羅兵虞侯贈兵曹叅判諱

杵是君曾祖慶州府尹贈禮曹叅判諱鵬是君祖也
是生嘉善大夫平安道節度使諱晉於君爲皇考娶
宣傳官尹覲女生君君兄弟五人皆聞士其長曰正
郎諱某號楓江以詩鳴早卒次曰進士諱某亦工詩
又其次曰江界武而文第四卽君而諱某字子定號
滄浪者其季也才益高隱而早世皆後君卒進士與
子定亦吾友也君諱某字某號習靜妻林氏司饗直
長浩之女自君卒哀毀期死翌年竟死妾二人其一
進士梁山龍之女丁酉亂逢賊死節其一某人之女
二女一子長女曰勝無君嘗勝而語我曰良勝無者

非歟其季幼男曰某君卒而生以正郎第四子埴爲
後埴亦善士克家將有就者銘曰忠口信腹義梁肉
忠耳信目義聲色趣苟義決河奔駟靡非御堤而圯
舍苟義由蹈光避祿莫啗讓不致嗜而不施名止干
此非義之匱雅所遇耳餓于山者獨義士歟

故佐郎慎君墓碣銘

丁巳春正月承文博士慎天翊自湖南越千里訪我
於榮川伏哭請其亡第銘余泣曰吾老不死尚忍銘
君弟耶又泣曰吾幸不死尚忍辭君弟銘耶遂撰曰
君諱某字某遠祖諱翼仕高麗官至太子太傅歷累

世多聞孫高祖諱某某官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
官皇考諱某先卒母夫人德水李氏考諱某某官左
議政容齋先生諱苻之孫也君與其兄博士同年月
日而生君乃後之故爲弟自幼端秀若一雖親屬必
熟視然後辨焉早孤以母夫人命俱學於余長益勵
詞藻日進年二十二赴 謁聖科居魁唱出 輦前
儀采縹緲望之若飛仙觀聽者莫不聳嘆以成均典
籍歸榮母夫人曰吾志不過如此遂解職閑居尋遘
疾遷次者數年以醫藥事抵京拜禮曹佐郎兼春秋
館記事官已而病革竟死于旅寓壽二十五計傳知

與不知無不嗟惜娶與陽柳氏生一子曰聖夔甫六
歲君寡言不戲行止中度性又至孝母夫人亦嘗動
容以貧不能供其旨為疾嘗曰得一縣則足矣其力
疾就仕無非為親計猶不能俯仰隨俗方治行而疾
大病每計程南望既屬纊而有母夫人行呼其可悲
也夫君之父母禱而得孕既生而夢果驗遂名之以
所夢其死也母夫人亦夢後果然其生與死果有異
哉嘗聞道家有屍解放光之說倘所謂死者亦有所
不泯者歟是未可知也遂系之以銘銘曰彼不才不
賢者天且以謂不才不賢而不之收使得盡其年歟

彼才而賢者天且以為才而賢而急收之使不得盡
其年歟彼不才不賢而盡其年者是果壽於人而天
於天者歟彼才而賢而不得盡其年者是果夭於人
而壽於天者歟嘻吾非天之人乃人之人庸足喜其
壽於天而不為悲其夭於人也歟

房公墓碣銘

公姓房氏諱德麟字季雲業儒登丙午司馬竟不第
優游恬曠老于家戊戌春從次子復岭于康翎縣其
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三考諱應清通政大夫行
古阜郡守祖諱漢長禦海將軍行忠武衛副司直曾

祖諱貴和通訓大夫行戶曹佐郎其先十餘代聯顯於麗朝蓋唐太師玄岭之裔也娶南原梁氏恭本貴源之女也先公卒生男三人女二人長曰待岭生一子曰瑚登武科次日復岭是嘗爲康翎者曾以宣傳官誤彼臺駁 宜祖大王取覽其所書宣傳官廳四字嘉歎其筆法批兵曹卽除守門將以此名聞朝廷生三男曰明建曰明述曰明達次日後岭早死生二男曰明選曰明适女適學生崔敬止次適叅奉晉起禎公身幾九尺而鬚過腹傑魁長者嘗淨好其牀第列時以花卉揭其亭曰瞻依眺望所豁景象咸萃使

節之抵南原者必先問公名次問公亭往來相踵盃斝日屬者非直爲溪山風致酒食之樂也唯以接公眉宇爲喜唐將沈惟敬自日本往還天朝駐節于南原自以雄俠通遊天下眼空海宇視無豪舉一就公亭而見公于亭則鬚眉皓白風儀偃蹇知非塵臼中人也卽起敬輸悃遂以道士衣冠履帶之具禮而贈之公嘗服而起處人之望之比若仙老平生好射射輒中鵠至老不衰丁酉之亂流穴遷次從食子邑而卒翌年春返葬于南原黑城里羣秀洞外祖先塋之側合祔于梁氏卯坐酉向之原贈通政大夫承政院

左承旨兼經筵叅贊官以子復岭叅於原從故也後十六年康頌訪我于靈巖曰子非吾父之族姪而從游吾父之末年者乎吾父之謝天將衣履之賜非子之文歟知吾父之風而文不溢者唯吾子耳盍爲銘以彰揭其幽冥哉余辭謝不得謹序次族世于左續之以銘銘曰偉貌長身好鬚之白今其漠矣墳草之積有欲求之盍稽于石

奇聘君墓表陰記

公諱孝曾字伯魯早服先訓長益勵逮先時成進士以名家子聲名甚籍旣孤侍慈闈盡孝敬飭弟妹以

禮准其屢薦不第也以蔭除迎恩殿叅奉造紙署別提等官尋遷掌樂院直長罷歸未久遭壬辰之亂時七道陷爲賊巢唯南涯獨免公感憤募兵糧用盛冬航泝得以時達行在濟衛士及天兵之乏食者上面獎忠勞卽授軍器寺僉正兼行同福縣監猝被誣詆旋罷免丙申丁外憂丁酉之亂弟妹皆沒於賊而奉先稿獨免者以先機遠舉故也俄以風痿不任右服藥避地者幾十餘年返築廬于先壠之下僅六載以疾終享年六十七曾祖諱禧弘文館應教祖諱進慶基殿叅奉仲子大司諫贈光國功臣德陽君號

高峰先生諱大升娶咸平李氏實生公夫人金氏性
仁愨事育無違德先公卒葬在公之右塋考諱某某
官祖諱某某官曾祖諱某某官高麗某官某之後也
生一子二女男曰廷獻遵蔭塔除玄風縣監有一女
適士人某長女即余妻也生二男三女女皆幼男曰
休進士其季在襁褓次女適韓履謙以文科仍爲德
山縣監時無子 萬曆丁巳正月日長女婿通訓大
夫行榮川郡守趙某謹記

通文 一首

淮陽鄉校重修通文

弊治之殘而不邑必不待條布而灼揣矣楓岳千萬
峰外邑境俱墟喘喘焉莫保朝夕者乃不佞之所大
悶而又有大於此者鄉校之將傾因仍不修者積有
年矣覆壓之患迫在頃刻吾夫子安放之嘆不幸近
之以如許之物力非不知無可柰何苟一日在官不
盡一日之責而聖廟崩塌之患出於一日之內則不
佞之重被譴於朝家重得罪於斯文有不足恤其爲
聖門之羞辱顧何如哉鄴侯之銳意重建子產之不
敢毀校良以此也茲不量勢力之無形構役有日而
供億之出百無其路庸敷告于友邦諸兄蓋所急者

蓋米其次則魚藿也倘不恠庾益之惠不濟功役之
鉅則非特同隣周急之義而已也抑吾之所宗而爲
聖者非諸兄之所共宗而獨吾聖也哉然則非所以
救隣邦也乃所以救吾聖於將廢之域矣其爲急孰
甚焉見凡夫之蹈水火尚不憚沾焦而救之况聖廟
之顛覆也哉如是而莫肯救者吾夫子陟降之靈其
不曰汝不能救耶歟如是而肯救而有濟者其又不
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乎哉其扶植吾道之根基未
必不由於諸兄今日之舉矣此非淮州一邑之幸環
東土數千里濟濟儒林之一大幸而莫非我 聖上

右文興學之化有以致之也惟左右之恕察焉

玄洲集卷之十五

玄洲集卷之十五下

文補

記 涵齋記

吾聘君承涵蓄二字於末訓也遂涵其先訓之義日用之不足乃能築齋於先寵之下扁之以涵而終焉其涵先訓之涵涵蓄涵泳之意盡於斯矣斯可謂繼先志述先事也趾美而幹蠱者又吾君而又能涵先人涵訓之涵而處其齋既賁飾而花卉之穿雙池而齒蓄焉巖松礪竹庭砌之植洒然若增其爽塏亦可謂考肯構而子肯堂者父述祖事子堂考構之意藹

然涵溢於一齋則述先肯堂之孝非吾君之父子耶
 然則子孫兩世之孝無非出於一箇涵字而俾兩世
 克孝而無吝者非先空一言之訓有以諄諄詔後而
 警飭耶嗚呼先生之化在斯文者若是其班班則豈
 特著於一齋而已乎雖然其或適其齋得乎齋而擴
 之則其於士之修己之方用一涵字而無不足矣豈
 唯傅子若孫而止也哉是為記

或作豈唯君之家也哉云云

序 贈尹靜春赴燕京序

夫大智不智大廉不廉何則以其見之高也不以俗
 之規規於範圍之內者為事經揣越慮而言不能盡
 明則非特歸於不智也有以致不測之謗以其心之
 廣也不以世之竊竊於造次之間者為念放志率意
 而明不能盡察則非特歸於不廉而已有以致無窮
 之誚何則以公之智之大而生長乎相公之家者非
 不明春秋之大義而以其言之不能盡明也終不免
 不測之謗以公之廉之大而服習乎相公之訓者非
 不審防閑之大要而視之不能盡察也終不免無窮
 之誚雖不以自外者撓吾中亦無奈於俗不信而茲
 者揀自聖衷特以公為副於陳奏辨誣之行者天或
 會公之智且廉欲直其寃行於此行而永息其無窮

不測之謗歟何則以其明於春秋者陳大義而辨是
誣以其習於家庭者察奸濫而遠是嫌則非特中朝
外夷服其高義以至輿臺舌人莫不畏服其廉謹矣
於是昔之嗷嗷相唱者相與吐舌歎曰其智如此故
其謹如此也遂相率而息其謗咕咕然交口而歎美
矣其無以憧憧往來遼塵薊樹之間者爲苦於中而
終始勉旃焉嗚呼使天下後世知吾公之明大義而
不以愚智貪廉而測公於黠黯之間者其不在於此
舉歟其不在於此舉歟

辨 德有吉有凶辯

夫德之爲言得也得乎天理之正者是謂德旣得其
正則其德無不吉書曰德吉否德凶是耳夫焉有德
而不吉否德而爲德者乎竊怪韓愈之言曰德有凶
有吉吁自周公孟子沒後知德者鮮則愈之徒豈知
德者乎曰否愈之所謂有凶云者非吾所謂德也吾
所謂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相傳者其爲德
也無不得天理之正是所謂有吉之德也彼所謂德
者老莊楊墨佛氏之所爲也不得乎天理之正而自
以爲德故其德也凶是所謂有凶之德也愈之以吉
凶言者豈不然乎曰不然此愈之所以不明乎德之

說也彼老莊之虛無楊墨佛氏之詭誕空空也俱不
得天理之正則其得也不得也其德也非德也非德
之德豈可謂其德而強名之曰凶也故曰不得者不
可謂德有德者不可謂凶以此推之如愈者非唯不
識老莊楊墨佛氏之非德而並與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孟之德而不知也惜哉雖然經有凶德薄德之
德傳有涼德爽德之德則愈之有是說亦不外是矣
世之讀愈之書者不以辭害義則是可與入德者也
然則謂愈知德亦可也曾謂孟子後一人者不知是
德與非德歟余故曰愈非不知德者乃知德而不能

言者也

書 張良請四皓書

良白四公足下齷齪所極兵闔踵閔想冥飛遐集杜
機游德了不知今世之爲何治第夷狂剋剛羣沸就
謚寰宇拭目蹈舞有日四公亦嘗有耳豈不聞聲教
塊圯而尚蹈蹈忘返者耶况四公之志非欲遠世所
欲遠者暴則今日之化亦謂之不仁者非歟方戢寧
未久聖陛下春秋倦勤蓋以牀第衽席之私寵昵稚
少乃衰暮之恒情抑非有動本之漸而所慮以太子
之仁恭孝敬無阿衡朝爽之輔凡有顧問動乏佑翊

文淵集
顧秦餘茂學誰可導廸以塞天下之望哉若危兆將
萌前星韜曜則天地宗社之靈亦不可恃而終不免
亡秦之續耳自古山林之士非無意斯世而世不相
與故也以四公之明其已忘沙丘之事歟倘僞詔不
飛公子蘇無受死之舉則四公之迹不必如是之遠
而間左關東尚安堵晏晏天下四海萬萬無今日矣
有今日之治而不幸致疇昔之危則以四公之明寧
疾視不救如前日遠暴之舉乃以爲獨善之謀歟聖
陛下自微時稱道四公之風每於帷幄講籌之際未
嘗不以高標爲慕顧戎衣搶攘不遑束帛而蒲輪矣

今事機如此四公可幡然速起以羽翼春宮則聖陛
下雖有一毫微私其不以宗社爲輕而獨不爲平生
四公地乎茲者日長商顏三秀擘然圍碁放歌其趣
不孤而適事有難言機不可失毋尚洗耳之嗇重缺
生靈之望則脩鍊之方良亦有所受矣稍待國事粗
定當謝病辟穀與四公同游赤松是所願也是所望
也惟四公之留意焉良頓首再拜

兩先生往復書跋

天於道慮其晦遂生退溪以彰之猶慮其不彰又生
高嶸而彰之兩先生難疑答問而道始大彰則其一

言一字無非道者而湮沉岑寂於囊篋之間迨四十年世無得而稱焉幸賴我奇聘君克孝而能述經兵火沒家累遷次流穴數十年間殘書餘籍了無存者而兩先生往來簡牘數百語特無毫漏而芒逸則雖神明若有默護而豈非繼志之誠有以致歟及今日經營拮据發斯書於此邑亦豈非述事之誠有以成之也然則與其不得勉齊先生之賢而傳之曷若有幹蠱之能嗣而克明其先志也哉余故曰今日之發斯書非吾家之幸乃吾道之幸也何則吾道之壽賴斯書而基之則斯書之發於今日抑豈非天之慮道

之晦而人力有所不及歟萬曆四十二年姑洗日

玄洲集卷之十五下

玄洲趙公墓碣銘

故承政院左承旨玄洲趙公卒後五十九年其孫龜
祥乃以顯碣請世采辭不敢顧有義不敢終辭者謹
叙而銘之叙曰公諱績韓字善述漢陽府人也鼻祖
諱之壽高麗僉議中書事至孫諱良琪十三爲揔管
破哈丹兵大被元世祖獎賜自是襄烈公諱仁鮮良
節公諱溫當本 朝興運式晦式顯各行其志名德
勲庸一世無兩焉曾祖諱邦彥叅判祖諱玉縣令
贈叅判考諱楊庭 贈判書妣貞夫人韓氏牙山縣
監應星之女公以隆慶六年正月某甲生幼有異質

儼然若成人判書公家法素嚴公既服訓讀書務記
覽才思橫逸瓌竒殆不可涯涘名譽益盛間中司馬
試萬曆三十三年魁 庭試 宣廟竒其文以御筆
批點 特命直赴 殿試始隸成均館爲學諭陞典
籍歷刑戶二曹佐郎拜司諫院正言由兵曹佐郎出
爲靈巖郡守未幾罷歸復拜正言兼知製 教出爲
榮川郡守比坐事罷拜三道討捕使特劇盜蟠湖嶺
朝廷憂之俾公往治公出入諸路間發將吏督察悉
獲捕斬盜患遂止屢加通政階入爲禮曹叅議轉同
副承旨時光海政亂奸凶得志金墻之禍方生未艾

公不樂在朝無何復求出爲尚州牧使途中有詩曰
聞來世故心如醉看到時危髮已蓬安得滄波無限
月解官歸作釣魚翁及至鄭愚伏經世李蒼石峻在
境相得驩然嘗共游隣邑鳳笙亭山水竒邃酒酣鄭
公謂曰時事曰極如有菟裘之計捨此奚適耶公決
意歸休諸公遂出力經理精舍公又爲文而證之曾
仁祖反正奸凶伏誅諸公皆趨召公亦秩滿歸拜刑
曹叅議兼承文院提調差朝京使嬰黃疸症不克行
旣而帥适叛書至 上南狩公疾方力乃得追赴
行在言路以此劾公未幾除左承旨憲官復理其論

並推銓部適清陰金公尚憲佐銓對辭頗峻憲官引
避至稱公有前愆蓋指昏朝銀臺事也夫知人固未
易公既以當時黽勉一出爲不慊於志請外思退甚
勤其平生畜積可見今乃因緣層激若務相勝則殆
亦不得公本實而然也是必有能裏之者復拜刑曹
叅議承文院提調未幾出爲淮陽府使時 詔使姜
曰廣王夢尹至僎使北渚金公溘 啓公有華國才
命召泂途酬唱多出公手仲氏玄谷公緯韓亦以襄
陽守並召一時榮之八拜銀臺乃以病聾疏辭復歷
禮曹叅議出爲善山府使秩滿歸粹患面疽不起實

崇禎四年九月某甲也葬于交河孟谷卯坐之原公
天資絕人氣岸魁偉廓而能約肅而能和履家以禮
臨政以仁恬於勢利冰檠自厲加有文武林略出入
中外聲績甚茂可以輔翼當世顯功名於春秋竟亦
未究也少事親至孝值倭難背負母夫人轉避山谷
間不闕其旨見者皆服每以仕不逮養爲終身痛對
珍味悲咽不忍食有一娣窮居奉之如親至老不懈
燕居必夙興擲醜正襟端坐望之凜然不可犯教子
弟嚴而有法閨庭之間內外斬斬若朝廷焉累典雄
府平恕威重民懷吏畏每多去後思至其鋤奸剗煩

遇事風生削平雀符常有餘裕罷官之日行橐垂罄
常丐貸於人素履然也喜讀先秦古文以極羣書靡
所不窺其爲文章汪洋大肆衆體俱備鉅細隨意尤
長於騷賦駢儷識者以爲能得楚漢六朝遺法要其
所就固非可以一時小家論者晚好臨池深造鐘王
蹊逕邂逅揮洒人必藏而珍之是故所友善如石洲
權公鞞東岳李公安訥疎庵任公叔英號稱執苑鉅
匠而莫不歛衽推先後進如李白軒景奭吳天坡翻
慎素隱天翊輩率從公受業講畫以成名焉識量宏
遠性雖嫉惡然未嘗揚人過失唯聞深河兩元帥生

降憂憤特甚以詩見志其曙於大義類此在朝未嘗
作權要迹所至輒與儒士賢豪游往往有物外高超
最留意斯文嘗刻高峰退溪徃復書尺以及遺文賴
而不墜又躬祭金公澍河公緯地仍創來格廟以祀
金公方陳俎豆有靈虹起自舊墓直抵廟門觀者異
之公几再娶前夫人柳氏持平澱之又貞淑有婦道
丁酉之難遇賊自剄死葬于羅州草谷後夫人奇氏
僉正孝曾之女卽高峰先生大升孫也莊嚴有法度
事公終始無違庚子九月卒年八十二祔葬公墓左
生二男二女長休縣監次倭校理昆季以文行名相

繼早世人多惜之女適李尚弼縣監洪處大知事內
外孫曾總若干人銘曰

世稱詞章於道不尊屈馬徐庾夫豈輕論惟彼政
能人輒競長亦有大者張趙龔黃公於二事昭在
耳目縱饒軒輕而莫能掾最是居家孝與禮須矧
所扶植卓節宏儒志存名教行著秉彝歛茲眾美
乃困鴻罹高名奇執完者或難庶久而明非所敢
權爵爵交山帶河襟海我揭其迹俾無後昧

崇禎紀元後六十三年庚午六月潘南朴世采謹

撰

文集一件崇禎八十三年
巳丑三月藏于赤嶽山藏

我東雖稱小率地實偏薄前後詞匠大家之皆未免
局量淺狹倘非風習所移欵先生述作獨超然橫越
直得揚馬真沁籠鳩王揚盧駱仍之李杜韓柳之體
异字偉亦天翊自稚少得侍軒屏不但於文辭為
然廓而約肅而和履家以禮牧民以仁既賢且才何
施不耳而適值昏朝從葬下列翰墨之不得售固其
所矣命也奈何季子備以按理出倅任實幸察判若
于首以圖不朽知余迷蒙以其門人之致委書請跋
辭謝不獲已略陳如右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慎天
翊謹跋

先祖考遺稿先君子蒞任縣時入梓藏其銀板
 於客館矣已酉年客館回錄板並為灰燼不
 肖孫龜祥惟恐久而失其傳也更以鑄字印出
 百餘件於茂朱府今頌於祖考子孫及若干親
 舊間仍識其始末焉
 時崇禎後再庚寅也

